專題報導：女性主義讀書會

2023

NO. 31 MAR.

城鄉通訊

春季號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創辦人 畢恆達

發行人 陳良治

指導教師 王志弘

封面設計 林佳蒨

美術編輯 榮嘉蕾

文字編輯 林佳蒨 / 秦沐涵 / 陳泓羽

雜誌投稿 ntubpnews@gmail.com

編輯室報告

2023 年春，此刻正是草長鶯飛，萬物生機勃勃之時。

本期《城鄉通訊》（後簡稱為通訊）春季號將視線重點轉向城鄉所內部。首先，專題部分，是關於已持續進行兩年，現在依舊充滿活力的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女性主義讀書正組織同學們有脈絡、有順序地閱讀性別書籍。再者，近期臺大發生經濟系學會兩名候選人關於性別政見引發熱議，可見社會在推動性別平權這件事上還有很大進步空間，期待透過對女性主義讀書會和其中成員的訪談，以及女性主義讀書會舉辦的活動的介紹，讓同學們更了解女性主義讀書會的舉辦形式與精神內核，並歡迎更多同學加入讀書會。

其次，本期通訊開了「城鄉大小事」專欄，展現了同學們運用所學會的獎助金來完成的大小事，包含聖誕二手市集，它不僅串連起同學的情誼，還創建了循環經濟；還有碩二同學高彤藉由獎助金支持，與所上同學分享曬鹽經歷；最後，工綜走廊最近得到了粉刷美化，這個成就不僅有主導者的貢獻，還有許多同學的共同參與。

教職員動態的部分，我們邀請到所辦新到任的祥雲和我們分享她與社區結下的淵源以及為何來到城鄉所。校友部分，邀請到正在進行海洋廢棄物調查相關研究和海洋科普的顏寧學姐來分享她的工作內容和對海洋議題的想法，希望能為同樣關注海洋議題的同學提供參考價值。

這期的「城鄉放送局專欄」訪談到了洪向，他最關注勞工運動，加入了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長期投入左翼社會運動。他向我們介紹了 ISA 是如何挑戰資本主義，以及 ISA 在台灣所遇到的挑戰。

最後與讀者分享 111-1 學期的規設史優秀作業，在此感謝廖映嵐和江紀瑩的投稿，他們的文章都很值得細細閱讀。此外，也和大家分享畢恆達教授街頭藝術課程的優秀心得。千逸同學雖然是大一的學生，但修了不少城鄉所開設的課程，對塗鴉也有很多自己的思考，讀者們可以藉由她的心得，引發對街頭藝術的思考。

本期通訊是本屆編輯團隊負責的最後一期。編輯團隊懷著殷切的希望，盼城鄉通訊越辦越好，紀錄下城鄉所內的活力和行動。

城鄉通訊編輯室

2023.03

目錄

編輯室報告 001

專題報導
003 霹靂卡霹靂拉拉
010 末路狂花讀書會
018 女性主義讀書會中的男同志

教職員動態 026 張祥雲：所辦職員

校友迴流 030 顏寧：海洋守護者

城鄉大小事
040 工綜走廊粉刷
046 台港鹽場交流記
052 聖誕二手市集

城鄉放送局 058 洪向：為工人階級發聲的左翼運動者

城鄉評論
064 廖映嵐：三鶯部落的拆遷與安置過程
074 江紀瑩：社服用地的開發角力

街頭藝術 066 莊千逸：塗鴉的意義

霹靂卡霹靂拉拉

◉ 報導整理　陳泓羽

▲活動照片　攝影｜林玟君

霹靂卡霹靂拉拉：女性身體經驗體驗活動

時間：5／19（五） 13：00

地點：工綜三樓走廊

※時間與地點可能會調整

- 主辦單位：臺大城鄉所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

- 活動目的：
  在日常生活中，不同身體經驗對於空間的體驗、身體觸感都非常不同。因此，我們舉辦「霹靂卡霹靂拉拉：女性身體經驗體驗活動」，期待透過穿女裝的身體裝扮，感受不一樣的身體感覺。另外，也同時邀請大家正視「自己的身體」，一起來看真的腋毛、戴上我們精心製作的假腋毛，參加「世界腋毛大賽」！歡迎大家熱烈參與！

- 活動內容：
  1. 邀請大家展示自己的腋毛，跟腋毛拍照
  2. 體驗穿女裝的身體感！

- 注意事項：
  1. 讀書會當場會提供試穿的衣服，希望來參加活動的大家可以好好愛惜衣服，一起快快樂樂體驗活動
  2. 歡迎帶自己平常想要嘗試，但不敢嘗試的衣服前來參加活動
  3. 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們聯繫！

▲活動海報　供圖｜林玟君

▲活動照片　　攝影｜李晨

本場女性身體經驗體驗活動由「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於 5/19 日舉辦。讀書會成員提前準備很多裙裝和 bra top 帶給參加活動的同學穿。除此之外，還準備了粉底液、口紅、花花綠綠的髮帶等，讓女性身體經驗的體驗更為完整。

活動當日男生們都積極地試穿各式各樣的裙子，連衣裙、吊帶裙和短裙，尋找著適合自己的版型和顏色。在體驗的過程當中，將不同長短和顏色的衣服混搭，有些穿搭風格鮮明。穿衣的人將風格駕馭得很好。

城鄉通訊編輯團隊發現男生穿裙裝也可以很好看，相比平日的男裝更有趣和吸睛。雖然有男生在體驗過程中提到「害怕自己這樣穿看起來像變態」、「感覺穿短裙很害羞」，但有不少男生表示穿女裝和穿男裝是截然不同的感受，男裝較為寬鬆不顯身材，而女裝穿上後就多了一分被凝視的感覺，因此會更在意他人的目光。

男生們還發現要選擇適合身材的裙子，要考慮到腰線、胸圍、肩寬等等問題。不少男生為了更像女生甚至選擇化妝，然而卻發現化妝後不敢用手碰臉、會出汗會掉妝，戴口罩也會掉妝等困擾的問題，而粉底液的色號如果選錯了也是一個大災難。總之，完成化妝和挑選衣物，對於毫無女性身體經驗的大部分男生來說是一件複雜的事情。

在拍照的環節，大家可以大展身手，拿著「城鄉裙島」、「裙魔亂舞」、「城鄉症候裙」的標語盡情擺 pose，還展露自己的腋毛，這是一場十分有趣的活動。

關於此次活動的目的與意義，請見下文：

在日常生活中，不同身體經驗對於空間的體驗、身體觸感都非常不同。這學期城鄉所的空間與女性主義讀書會，先是透過上野千鶴子的《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來讓我們細緻地看見，在日本社會脈絡下，什麼樣的空間中有性別與父權在運作。從校園生活、職場空間、社會媒體、公共空間中，性別幽微地在運作，使得我們會忽略這些空間與經驗上的使用差異，並非單純來自於個人經驗的落差，進而歸咎於個人問題，忽略制度與結構性因素。再來，透過《被隱形的女性：從各式數據看女性受到的不公對待，消弭生活、職場、設計、醫療中的各種歧視》來看見，所謂的身體空間與經驗，其實是所謂的「預設值」，也就是「男性身體與經驗作為中立」，我們一方面需要讓更多的女性分享經驗、參與決策過程，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思考，人們太常將男性的身體、生活經驗當作性別中立。因此，我們舉辦這次的「霹靂卡霹靂拉拉：女性身體經驗體驗活動」，期待透過穿裙裝、內衣、bratop等等身體裝扮，來感受不一樣的身體感覺（城鄉所末路狂花女性主義讀書會，2023）。

城鄉通訊編輯團隊在活動結束後隨機訪談了四名今日體驗穿女裝的男生，想要聽聽他們的身體感覺。

第一位：

第一點是穿裙子的時候身體下半部分特別涼快，尤其是和穿短褲做比較。第二點是，穿很多裙子的時候感覺自己被束縛。不確定這是不是因為身材的問題，還是因為我平時都會穿寬鬆的衣服。

第二位：

我很喜歡坐下來的時候要有一個「順裙子」的動作，我

▲活動照片　　攝影｜林玟君

覺得這麼做很有安全感。我一樣感覺穿裙子很涼快，但我感覺穿裙子需要好好考慮身材。另外在活動中我們男生還沒有模仿到社會對女性形體的制約的部分，沒有把腿併攏、沒有穿內衣、沒有管理好自己的舉止要像個「淑女」一樣，「男性氣概」在和穿女裝的這件事對抗。我們也在一個包容的環境中，沒有走到外面，所以對於穿女裝這件事沒有感到很害羞。

第三位：

我今天有穿一些平時不會穿的衣服，比如吊帶。我會想把自己遮起來。我在這種時候會感到不太舒適。

第四位：

我之前有參與一些穿女裝的活動。我發現穿女裝對身材的要求很高，有時候會造成身材的焦慮，但穿男裝就不用思考那麼多。

第五位：

我的感受是我很可愛。因為我不會二元地去區分男性和女性，所以穿女裝的時候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只是會感覺「哇原來和我還蠻搭的」。而且我穿的是很寬鬆的裙裝，感覺很舒服。

▲活動照片　　攝影｜林玟君

我認為這個活動的目的是讓原本沒有想要嘗試女裝的男生也體會當女生的感覺，也許去感受「被凝視」等感覺。但我發現原本就想要嘗試體驗女裝，或女性身體經驗的人，會很容易就跨過一個邊界，然後做更多的嘗試。而且活動的範圍只在工館三樓，我們被熟悉的人包圍著，在一個安全放鬆的環境中。我想，或許走到公館的外面才能真正實現活動的目的。不然我們就只是在熟悉的人面前，為了參與活動而這麼穿，沒有真正體會到女性身體的日常經驗。我認為這點以後可以被突破。

結語

不少人提到感覺女裝對身材有一定的要求，那究竟是因為在父權社會下對女性的凝視及對女性身材的高要求，而女裝成為承載女性形象、好身材的刻板印象容器，從而導致穿衣者覺得應有一個好身材才能夠穿女裝？還是因為女裝的設計就是為了凸顯曲線，不像男裝的包容度大而舒適呢？

本次活動是對女性身體感受的體驗，無論體驗是好是壞，都是很有趣的經歷，希望未來男生們自信地穿女裝，想穿就穿，也許服裝可以去性別化，不再具備刻板的性別區分。

未來女性主義讀書會還將舉辦類似的活動，希望有更多人參與！

▲活動照片　　攝影｜林玟君

末路狂花讀書會

末路狂花讀書會，全名：末路狂花（垂死掙扎的漂亮女人）女性主義讀書會。於 2021 年，由五名城鄉所的學生發起。

◉ 訪談整理　陳泓羽

Q：末路狂花（垂漂女）讀書會是如何發起的？它的發起是受到了 1987 年張景森、張聖琳成立的婦女與都市讀書小組的影響嗎？

詠竹：我不太了解婦女與都市讀書小組，應該說我們看到了之前女廁改革運動，搶佔男廁等事件，也注意到現在城鄉所在乎性別跟空間的人越來越少，加上所上性別領域的畢恆達教授即將退休，所以我們在 2021 年發起讀書會，想讓大家一起來讀跟性別還有空間相關的書。發起人是我、于婷、玟君、邱士倫和高鉦詠。

Q：為什麼稱為「女性主義讀書會」，而不是「性別主義讀書會」呢？

詠竹：我覺得女性主義比較具有批判性，如果用「性別」的話，好像有裝作我們是和平的感覺。

于婷：女性主義好像凶一點。

Q：末路狂花這個名字，是來自於 1991 年的同名電影（英文名是 Thelma & Louise），一部女性主義覺醒的電影嗎？

詠竹：對，但我們還有個小名叫垂死掙扎的漂亮女人。

▲活動照片　　攝影｜林玟君

于婷：這句話是我們查《末路狂花》這部電影的時候看到的。

詠竹：這個小名也跟大家的感情狀況有關。那時候我們都遇到不太好的感情事件，正處於「垂死掙扎」的狀態。所以我們讀書會起初是想成為分享彼此生活的地方，讓大家在對性別或是生活有些不滿的時候，可以一起在這裡聊聊。我們希望這裡是一個安全舒適、對女性友善的空間。

于婷：對，在這裡建立一個支持團體，大家互相幫助建立自我意識和性別觀念，當我們在外的時候可以辨別不尊重女性的人。

Q：你們第一次讀書會閱讀了什麼書?

詠竹：因為我們成員的組成並不是都有過對女性主義系統性的學習，蠻多人都是初學者，沒有讀過理論跟知識，所以我們想要先瞭解女性主義有什麼流派。我們閱讀的第一本書是顧燕翎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從中學習到很多不同女性主義流派及路線。

Q：讀書會的書單是由誰來決定的?

詠竹：讀書會書單是我們共同討論的，有時候我也會推薦我愛讀的書。

玟君：我們有做一些分類。像第一本書《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是讀女性主義的理論發展跟源頭；第二本《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講的是父權的來源；第三本是《Feminist City》（Kern，2020），講述的是空間與女性主義；然後是讀女性身體本身作為空間如何去感知——《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Iris M Young，1977）。這其中是有順序的。

詠竹：另外，我們在讀書的時候看到一個問題，就是被翻譯成中文的空間和性別的書很少。我覺得我們之後可以讀碩論，感覺碩論寫得比專書還要多。

Q：讀書會的舉辦形式是什麼樣的?

詠竹：一開始，在大家都在的場合確定要閱讀的幾本書。在我們確定閱讀書目後，再依照書籍的難易度分章節。如果書籍較為簡單，每個人會多導讀幾章。在開讀書會的時候會由一個人導讀，並提出一兩個問題讓大家討論，這樣討論就會比較聚焦。

Q: 讀書會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詠竹：我們的討論有時候會變得發散，像是讀書會剛開始的時候導讀時間很久，或者是花太多時間在聊天。我覺得探討性別這件事的難題在於，你很容易淪於表面的性別不平等、歧視和壓迫，要講這些很簡單，但我們需要細緻地審視性別和空間的關係。

▲活動照片　　攝影｜林玟君

Q：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女性意識是什麼時候以及如何被啓蒙的嗎?

詠竹：我大學的時候讀了上野千鶴子的《厭女》，大學後我也開始參與性別社團，而且日常生活中也感到很多性別方面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廁所運動過了這麼久，女生上廁所還是要等。不過這些事情有的會拿到讀書會討論，有的不會。

伯昇：我從高中發現其他同學家裡都是爸爸開車，而我家是媽媽開車而且開車技術很好。我媽媽又是家族長女，也是女强人。從這裡我開始察覺到性別刻板印象。再來，我大學唸建築的時候看了一些書籍，像是《性別就是空間》，也看了殷寶寧老師的《性別與設計》後，我明確理解到男性在建築教育中粗暴的話語霸權，因此在討論性別空間設計的時候，建築教育中訓練的學生，不分男女普遍沒有性別意識，產出的內容也維持著男性霸權，這是嚴重的教育問題。現在在空間規劃從業人員的工會中，性別議題也是我們主要業務之一，因此參與並學習女性主義觀點是非常重要的增能。

Q：在讀書會討論這些日常生活中性別不平等的事情所得到的反饋，有幫助到你對這些事情的思考嗎?

詠竹：有，讀書會的交流氛圍很好。儘管生活裡會發生很多性別不平等的事情，但我不想二元地看待世界（像是男生就是如何，女生就是如何）。但在所難免的是，我還是會不小心講出二元性的話。不過在這個讀書會裡，大家都知道彼此是站在友善的立場，因此我們可以好好地溝通。

玟君：因為我是獨生女，所以我的經驗跟許多在傳統價值觀下生長的女性的經驗不太一樣。在我讀的書跟我自己的生活經驗有印證的時候，我就會產生共鳴。在讀書會，大家也可以理解我所想的，所以在這裡我有找到認同感。而且我在聽每個人講自己經驗的時候，也會發現原來大家看某些事情的眼光是有差異的。

Q：你們會覺得女性主義讀書會中，有男性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嗎?

詠竹：我覺得讀書會越異質、越多元越好。但也有比較困擾的是，女生比較多的時候，女生討論共同經驗時可以互相共鳴。但男生因為沒有女性的經驗，會追問經驗從何而來，是否是特例等問題。

爭吵一：

我們之前有次討論到在一個工作環境下，有女生被指派去掃廁所，而另一個有潔癖的男生則不用去掃廁所。給出的理由是「你打掃得比較乾淨」。參與討論的女生都認為這件事和性別有關，而參與討論的一個男生說「這和性別有關嗎」？這句話聽上去很像在質疑。但我認為這是女性共同的生活經驗，女生們都能感覺到很多事情的發生當中有性別的運作。

後來這個男生解釋後，我們就理解他是想表達「我想知道這件事怎麼被證明和性別有關」。男生只是想了解更多的細節，來確認這當中確實有性別的運作。

但性別為什麼難處理，正是因為性別經驗並沒有明確對應的證據——如何如何就和性別有關——而是很多經驗和很多日常細微的觀察累積而成。我也聯想到最近台大經濟系兩個候選人，有人覺得對他們太嚴苛了，但問題是多少女生一直受到與那些言論類似的壓迫和惡意，那女生要找誰來說這些事情?

玟君：我看到吳珊珊的文字，她說女生要把自己的經驗轉化成別人聽得懂的文字，轉化成女性敘事，這是一個需要努力和勇氣的過程。

詠竹：我也看到珊珊說，尤其是當女性開始述說的時候，大家都跟她說「沒有啦，你想太多啦，這不是性別啦，這是你的個體經驗啦」。那這種時候該怎麼辦?

玟君：我們最近在讀《被隱形的女性》，這本書還舉出了很多數字來告訴大家很多女性都被這麼對待。但依舊有男生質疑「這是個體經驗吧」？

詠竹：我在讀書會還有個感受是，某些事情只有在讀書會我們才能好好交流討論。如果是單獨討論，自己會不知道要怎麼講清楚，覺得很無力，自己所講的都會被認為是個體經驗。而讀書會大家七嘴八舌，互相幫助理解。伯昇也分享自己在閱讀《性別打結》後意識到男生的立場不能在好男人和壞男人中跳來跳去，不要認為某些事情是壞男人做的和自己沒關係。還有，也不要問別人「怎麼辦」問題。

爭吵二：

詠竹：我們曾經有討論過講「異性戀男」這個詞是否在攻擊男性。我們爬梳了「異性戀男」和「台女」這兩個詞的差別，「台女」從一開始出現到現在在網路上出現時的意涵都是很貶義的，而「異男」則比較中立。很多異性戀男生在見面時會一邊發出「喲～」

一邊拍一下肩膀，「異男」是對這個群體的概括。

玟君：我們後來討論到，有性別意識的人聽到「異男」這個詞可能會覺得自己被攻擊了，但沒有性別意識的人不會覺得。

詠竹：總之女性主義讀書會要有男生的參與，但比例不能多過女生。因為男性和女性的集體經驗有落差。如果男生太多，女生的經驗就很容易被個體化。

Q：讀書會對你們學習、研究方面有產生幫助嗎?

詠竹：對我來說沒有直接的幫助。不過讀書會可以幫助我們建立人際支持團體，在裡面可以認識一些朋友、學弟妹，可以和大家交流課業。

伯昇：對我的影響就是自己發現問題的敏銳度比較高，然後代表工會在跟建築師辯論的時候可以使用嚴謹的理論來說服建築師們，這非常重要。

Q: 讀書會有舉辦過什麼特殊的活動嗎?

詠竹：有過一起看跟女性相關的電影的活動。

玟君：我導讀的《被隱形的女性》裡面提到一部電影叫「楊朵」，芭芭拉史翠珊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這部電影除了是女性首次的自編自導自演之外，它的劇情講述過去傳統猶太社會裡面不允許女性受教育，楊朵為此女扮男裝去學院接受教育，宣揚女性的自主意識。

Q：讀書會接下來會舉辦什麼活動嗎?

詠竹：我們計畫要去參訪阿嬤家和小紅帽。小紅帽在談月經貧窮和月經不平等，阿嬤家是在講慰安婦。還有會舉辦體驗穿女裝（穿裙子）的活動。

Q: 有沒有任何想對城鄉所的大家說的?

詠竹：歡迎大家來參加女性主義讀書會 XD。雖然可能訪談呈現的樣子比較嚴肅，但其實我們平常的讀書會蠻有趣的。我們都會分享一些生活上很好笑的事，比如說你看到哪個人做什麼怪事，可能是性別方面的怪事，或是你生活裡的小觀察，都可以帶來跟大家討論。歡迎更多 R12 的加入。

Q：讀書會是有趣輕鬆的嗎?

詠竹：我認為女性主義讀書會沒有很多約束，是比較自由的組織。我們大家自由意志，舒服地參與讀書會，不會有威權規範和控制。但大家也都努力在自己能夠付出的範圍內付出。具體來說，比如你今天身體不舒服，你可以不參加，還會有別人主動來幫忙。可以說我們是在用女性主義的經營方式來經營讀書會。我記得有一次讀書會大家都臨時有事，伯昇和浩莘超厲害的，在半個小時內產出一個 ppt 帶領大家討論。

玟君補充：那是空社課上的一個作業，是要寫家庭的空間配置，還有家人之間對某個空間的爭奪或者是佔領。伯昇和浩莘率先

分享他們之前作業畫的圖，大家接著也分享了自己的空間使用感受。

詠竹：我覺得就是這種時候可以感受到大家都在努力付出，因此心懷感激。還有比如說玟君幫忙借教室、讀書會有人幫忙打共同筆記、伯昇準備了一個雲端，而且大家在讀書會的時候都很認真地聽彼此說什麼，我認為這些都是付出。

Q: 讀書會接下來可能會遇到什麼挑戰?

詠竹：我覺得目前會面臨到的事情是……讀書會經營了這麼久，彼此的個性、家庭狀況、感情狀況、對事情的感知都有一定的瞭解。讀書會慢慢穩定了下來，穩定在於大家討論的時候比較安心，敢講很多事情。而且讀書會的緊密程度比我想像中的高很多，大家都很認真。隨著越來越多人加入，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又會產生新的氣氛，可能要再創造一個同樣穩定的討論氛圍跟空間又是一個挑戰，拉入更多認真參與、關心讀書會的人也是挑戰。

玟君：畢恆達教授將要退休， 但在城鄉所內繼續保持性別和空間的討論很重要。讀書會要怎麼延續下去是一個挑戰。也希望有更多 R12 加入。

▲活動照片　　攝影｜林玟君

女性主義讀書會中的男同志

「在女性主義讀書會，更了解女性，不斷拓寬思考的框架」

◉ 訪談整理 陳泓羽

Q：可以介紹一下你自己嗎？如何來到城鄉所？

A：我大學學習地理，進研究所是想尋找更多未來發展的可能。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有過一些城鄉所相關的紀錄片，例如說康樂里、7 號公園，所以就對城鄉所有了好奇。而且我本來就對空間有興趣，幼稚園的時候就喜歡畫地圖，長大後旅行時也喜歡看建築、看社區，喜歡去鑽巷子。後來大學上了地理系，但是發現地理系也不是所有課程我都喜歡，最後就意識到其實我對社區比較有興趣。我在地理系上了區域觀光規劃學分學程，它跟區域規劃有一點關聯。

其實說真的，我想要借由城鄉所當一個跳板發展什麼的嗎？好像也沒有。就是很直覺的：我就是要往這個地方來。而且在台大讀書，我求的就是在台大當學生的一種氛圍，還有城鄉所的這種氛圍。

Q：那你覺得城鄉所的氛圍是什麼樣子的?

A：城鄉所的氛圍是：有一種自由的空氣，大家很多元異質，你在其中不用擔心當異類。在這裡大家有不同的職業，有窮人，也有有錢人，每個人的政治光譜也不一樣。但是大家都可以去包容和尊重不同的聲音。例如，在城鄉所我感受到了凝聚共識的重要性。凝聚共識它不是一個有終點的旅程，而是一個不斷在滾動推進的過程。像我們的實習課，目的不是為了達到一個完美的結束，上完課後這個社區的課題也還沒結束。城鄉所有可持續性的感覺，不僅僅是培養我們做規劃的能力，是在給我們一種對於不斷前進、不斷凝聚共識的思考。

回到多元的聲音，我發現在我們對話的過程當中，我們常常會聽到對一些想法的看法，當然也會有私底下的批判。可是我們不會去給有這些想法的人下定義。

而在女性主義讀書會，大家都會時不時地回過頭來審視自己。我們藉由想法的交流，來擴展我們對於性別的觀念，不斷地突破自己思考的框架。在城鄉所也好，女性主義讀書會也好，都是不斷改變自己想法跟改變他人想法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一種「緣」，我們有緣分一起把我們的想法轉變成什麼樣子，然後把我們的共識進展到什麼樣子，過程是持續地交互。

女性主義讀書會是我很享受的環境，是我們都願意去聽、看、思考的場所，會有感覺「欸我今天有多學到了一點」「喔我們講的很有道理」，有些改變，同時也不會有要挑戰自己的壓力。

Q: 在進入女性主義讀書會之前，你有看過相關的女性主義的書嗎？或性別和空間的書?

A:《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這是一本幫助我理解父權架構很有幫助的一個教科書。所以非常推薦給正在看城鄉通訊的朋友，大家可以把這一本當成一個輕鬆翻閱的讀物。我大一的時候參加性別社團，導讀這本書，我那時候也能看懂。還有我們這學期導讀的《厭女》蠻好看，很入門，而且寫的東西很有趣。

Q：很好奇你大學時參加的性別社團，以及為什麼會對性別感興趣?

A：大一的時候是在彰師大，這個社團會辦講座，也會有自己的社課，其實就是讀書會的形式。讀書會真的蠻好玩的，可能我是喜歡讀書會的人。

對性別的興趣其實要歸因於我自己本身是 gay。我在高三的時候，已經快要考學測了，但當時台灣面臨到一個修改民法的議題，叫做婚姻平權小蜜蜂。我高中經常一放學就會跑去中壢火車站跟著一群大哥哥大姐姐，跟他們一起掃街遊行。那是這個社運最激烈的時候，全台灣各個城市都在進行掃街。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對性別運動這件事情很有興趣。雖然那

時候的社會氛圍是很多民眾沒辦法理解我們這個社群（包含性少數群體和支持我們的異性戀）為什麼想要修改民法，而我認為同性戀不能結婚這件事情，製造了很多愛人間的創傷、遺憾，同時也造成了很多異性戀婚姻的不美滿。無法結婚的悲劇是每一天、每一年都在不斷發生的，所以同婚這件事情越晚推動，就代表悲劇會越多。

我高三很單純很熱血地站在火車站前面，面對大人潮，拿大聲公一直講。有可能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變得很敢講話，因為覺得這件事情非做不可。可是我也有點難過，覺得自己比較沒有背景知識，和社運夥伴對談的時候別人可能會先入為主，覺得我講的話沒有建設性，所以就不想要聽。所以我就決定去讀更多的書。

到大學之後我發現跟一群大學生遊行街頭這件事情是好玩的，其實後來我有點把遊行這件事情當嘉年華，因為遊行有免費的酒、免費的保險套、免費的一堆贈品，我們每次去都收穫滿滿。之前有一個外送平台只要打卡就送一個保溫瓶，保溫瓶裡面灌著啤酒，可以邊遊行邊拿著喝。

我就繼續在玩性別社團，到了台師大還是繼續在做性別社團。但這個過程中我也有對社運的灰心挫敗，或者是說想法的轉變。讓我灰心的是很多人一直在說「我們沒有辦法讓同婚通過是因為一直有愛暴露的人……還有跨性別的人也要跑來，我們是同婚欸，我們不是跨性別遊行欸」之類的話。我聽到這樣的言論，就感覺陽光主流男同志又在創造一個新的霸權了。

但是同婚通過以後，我們開始可以處理更細緻的議題，比如跨國同婚。要提出行政訴訟，依照個案讓跨國同婚成立，可問題是法官不同的時候情況就會不一樣，所以有些跨國同婚，他利用行政訴訟這個管道去打，最後還是結不了婚。所以我覺得同運這件事情還可以做得更好，我們還要顧及更多的性少數。如果我們只顧自己的權益，那假如我們是異性戀的話，我們就變成護家盟那一群人了吧？所以我認為性平教育非常重要，可

▲瑀崙高三參加社運照片　　供圖｜吳瑀崙

能也跟我自己是教育工作者有關係。

Q：在當教育工作者的時候你是怎麼做的?

A：我現在是國中地理科的老師，有個單元是講人口和性別比。所謂的性別比是用生理性別計算，男生人數除以女生人數，再去乘 100。但我會在我的語彙當中藏一些細節，我就會說，「誒，各位同學，我們現在要講性別比，那性別比是什麼呢? 我們的社會當中有各種不一樣的性別，可是我們在講性別比，基本上只會講生理男性跟生理女性」。然後就有同學問，「性別不就只有男生跟女生嗎」? 這個時候就會有同學嬉鬧地說，會有變性人，中性人，有人妖之類的。我就抓住他們這一點，繼續跟他們講，讓同學們瞭解到社會中還有這麼一群性別作為間性人、跨性別者、酷兒的人們。

可能他們在聽過之後就會忘記，但沒有關係，也許等他們二十多歲的時候，剛好觸碰到了性別議題，會回想起國中的時候好像有一個老師曾經在課堂上講過類似的概念。我想說性平教育是可以落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的，在各種行業或者是在各種場合甚至小組的討論當中，都可以有性平意識的介入。但在此之前我們也要先把自己準備好，才可以去影響對方，例如讀一些相關理論，將性別意識與自己的生活連結起來等。

Q：這個女性主義讀書會有給過你什麼幫助或是影響嗎?

A: 我真的是在這個讀書會我才意識到一件事情，就是雖然我平常都說自己多有性別意識，可是，我一直沒有意識到一件事情：原來男同志本身就是一個厭女的具象化的表現。無論它背後的脈絡是什麼，它就是對女性這個形象不喜歡，所以才會去追求男性。

Q：我在思考你所謂的對女性的不喜歡，是對女性氣質的不喜歡還是生理上的不喜歡?

A：我只能說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以我自己來說，我不喜歡和女性朋友之間親密接觸，其實那本身就是有一種厭女的表現。

我們也蠻容易從男性身上找到很多厭女的語彙，像是: 拒 C、一池 0（一匙零洗衣精諧音）、母 1、姐妹、阿姨、你長得好 0……都是負面詞彙；猛 1、喜陽剛、異男樣、1 號弟……都有比較正面的意涵。有時候我也發現，相較於異男，男同志對於某方面的陰性特質更為厭惡，又或說更難以包容。大體來說，我覺得順性別男性的厭女特質，比起女性更容易發覺。

其實我也還在學習我要怎麼樣去面對我自己厭女的那一部分。那如果今天有人問我說，你們男同志喜歡男生不就是厭女嗎? 那你還好意思說你自己是個性別運動者? 怎麼辦，我要

怎麼回答這一題？甚至你把它寫進去城鄉通訊，我自己都覺得有點難堪。沒關係，這就是一個自我揭露。所以我覺得學習這件事情是還在滾動的過程。我永遠都不敢說，我已經準備好做一個性別運動者了。反思和克服厭女，是我們人類社會的共業。

另外在讀書會裡，我才知道原來有可以幫助女生站著上廁所的工具。因為我長期以來就是只關心男生的身體，所以我怎麼可能會去瞭解到女生原來也可以站著上廁所呢？異男還比我更懂欸。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學不完的課題。畢竟我身為 gay，我也對女性的觀點也不是很瞭解，畢竟再怎麼說我都是一個順性別的男性。

Q：所以你進入讀書會後慢慢開始瞭解女性了。

A：對，另外也可以瞭解異性戀男生的想法。

所以我很推薦任何人來讀書會，不管他自己本身是同志，或者是深櫃，或者是異性戀酷兒……不管自我認同是什麼都可以來。

Q：我覺得你很厲害，作為 gay 也想著去瞭解並不感興趣的女性。

A：因為我覺得有很多對女生不公平的事情，而且我也會反身性思考與我的關聯。假如我喜歡一些比較陰柔的東西，那我可能就會在這個霸權中受一些損害。

有一個概念叫男權，男權是建立在女權的基礎上。男權跟父權不一樣，在父權社會下無論男女都會受到一些紅利，但也會受到很多迫害和不平等。我認為女性地位提升，也會對我有利。

Q：那如果社會去性別化，讓所有人的性別都變得一樣會如何?

A：我以前有主張這件事情。但也要考慮到很多人還是想要保有這個標籤。例如說，我們會關懷某個女性，是因為父權的關係所以只能當一個好妻子、好媽媽。但無論她變成這個賢妻良母的脈絡是什麼，如果她喜歡現在這個好媽媽、好妻子的標籤，我們都要去尊重。所以我覺得當你想要給自己貼上一個性別的標籤，那就尊重，一時之間撕不掉也很正常，就姑且先貼著。

但是我覺得這個標籤是可以慢慢模糊化的。我認為未來性別的概念會越來越削弱，我蠻看好去除性別這件事情，可是我覺得他沒有那麼急。現在性別對現在很多人來說還是一個保

▲城鄉通訊與瑀崙　　供圖｜陳泓羽

護的機制，因此還有存在之必要。

Q：那你覺得你給讀書會有帶去什麼?

A：讀書會有次聊到《厭女》那本書裡的聖女和蕩婦。也有聊到自身經驗：和約會對象相處的時候，對方怎麼做，自己會覺得對方比較珍貴。男人不會選擇和一夜情對象在一起，因為在心裡沒有「聖女」的形象。

我有拿男同志的案例做比較，在男同志群體中一樣會發生這種事。如果對方是一夜情對象，即使與自己心靈契合，即使自己也沒有好到哪裡，但潛意識會覺得對方「是會約的人、廉價」。大部分的案例，是一夜情後就不再會傳訊息給對方，因為沒有神秘感，失去了「聖女」的感覺。

我不知道女性是怎麼想的，但女性好像不太會對男生有「聖女」和「不是聖女」的區分。

因為我們男同志挺容易觸發各種約會形態的，所以我就把它拿出來講一下。因為約會形態的不同，也會導致不同的後續關係發展。此外也可以做不同性別心理的分析和比較。

張祥雲：

本期教職員動態我們邀請到所辦新到任的祥雲來和我們聊聊。她主要負責課程及學位考試等業務，同學以後有相關問題，都可以到所辦找她～

訪談整理　林佳蒨

研究所時期結下與社區的淵源

祥雲在就讀研究所之前，對於文化創意產業深感興趣。在師大就讀研究所期間，曾經到原典參與暑期實習，主要做社區營造相關業務。雖然辦過社區活動，不過因為活動時間在平日的關係，參加對象有限，能夠接觸到的社區群體相對較少。但她提到於實習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小柴屋[1]，她和夥伴們在辦完活動後，持續將那裡的花圃重新整治，種植新的植栽，讓小柴屋的空間變得更加綠意盎然。

由於大學時期雙主修政治系，祥雲原本有意願公務體系發展，不過後來因為想要進行社會參與，因此想要從事社造相關事務。社造通常以正向的立場鼓勵民眾參與為主，也因此後來她還是決定往社會服務的方向發展，逐漸和社區越走越近。

祥雲會接觸到社區是因為她很喜歡參觀文創園區，雖然不是建築背景，但她對古蹟修復有興趣，也認為社區活動可以在歷史建築裡發揮很多用處。另一個原因是由於她研究所的指導教授——徐敏雄老師深耕萬華，深受啟發下，主動跟隨指導老師到剝皮寮的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擔任志工，祥雲分享她在裡面學習到很多和社區民眾相處的技巧，包含如何和長輩進行有效的溝通等等。

[1] 位於台北市大同區的廢墟改造空間，是以發展柴寮仔木材產業的色空間為目的的社區空間。

個人背景

東吳大學 社會系 雙主修政治系

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研究所

▲ 張祥雲　　供圖｜林佳蒨

畢業後在 NPO 中的看見

研究所畢業後的祥雲歷經一段找工作的艱辛，最後她因為想要找服務社會性質的工作，決定到脊隨損傷基金會服務。那是一個服務脊髓受損傷友的團體，但她認為這個團體和社造之間仍有很大落差，唯一相同的地方是都在服務社會、保有同理心以及耐心去面對服務對象。提到她在這份工作中學習到非常多關於脊髓損傷相關醫學知識，如頸髓傷友復健、住院轉院注意事項，這和她過去所學習到的知識和經驗是完全不一樣的。在脊髓損傷基金會中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同儕關懷訪視員的工作要去訪視傷友，但其實同儕關懷訪視員自己原本也是傷友，因為他們經歷過許多生命歷程，所以在身心靈上經歷了很長時間的調適以及自我對話，現在的他們才有辦法去訪視剛受傷的傷友。祥雲感慨而發地說，他們每個人都有很深的故事在裡面，尤其與工作夥伴一同完成「脊髓損傷者同儕協助之性別影響」、「脊髓損傷健康相關服務需求調查」等實務研究、多媒材研發及運用計畫之衛教影片以及東台灣走向地方發送愛心卡，期望可以持續向社會進行倡議、提供服務對象真正的需求、拉近傷友與社會大眾的距離。

她說到值得一提的是衛教影片是很特別的經驗，拍攝時間、拍攝場地以及拍攝技巧皆不是可以在書本上可以學習到，例如拍攝空間必須調查是否有無障礙廁所、電梯是否空間適合輪椅通行、如何幫助拍攝對象了解拍攝角度以及台詞，尤其拍攝到復健相關，她擔任主持人是一大挑戰，必須讓自己面對鏡頭自然且口齒清楚，很感激當時的導演引導她有了主持人的初體驗，成為難得的回憶與經驗。

來到城鄉所的這幾個月

祥雲一直想做的是服務社會性質的工作。她娓娓道來，回到學校雖然沒辦法直接接觸社會，但是可以透過學校、老師和學生的互動了解目前社造相關議題與計畫，同時知道目前都在服務什麼樣的社區民眾。祥雲說自己會找到城鄉所工作也是個意外，因為自

離開上一份工作之後她休息了一段時間，自2022年6月開始努力找工作，直到同年11月才看到這份職缺。她認為城鄉所和過去研究所所學很相似，對於所網的資訊以及文本產生極大的興趣，就想來試試看。後來和所上老師們聊聊後，她發現自己很適合這份工作，持續爭取錄取的機會，很感激所上老師們決定錄取她。對於一個過去並未接觸過城鄉所的祥雲而言，她目前所看見的是所上老師們思想都很開放，很願意跟你一起討論事情，但這個在校園以外的職場就不太可能會發生，她願意有機會回到學校裡，感謝能夠接觸新的人事物，相信會有新的火花。

▲ 張祥雲與城鄉通訊　　供圖｜林佳蒨

編輯團隊也問祥雲這幾個月有沒有遇到有趣的事？她笑著跟我們分享有一位同學為了計畫書考試來所辦問了非常多問題，因為同學很誠懇地一直詢問也不好拒絕，期待學生能夠自己用心地準備好自己的資料後再詢問問題，相信學生能從中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做事能力。然而，祥雲也從學生身上得到很多，她覺得每個學生的特質和所擁有的知識與能力皆不一樣，這點讓她感到很有趣，所以她也希望未來可以看到學生更多不同的面向。

她之前不知道學校是個大自然的環境，每天上班都可以欣賞美景，窗戶旁聽鳥兒上班很開心也很放鬆。不過，但一直有鼠患以及淹水危機，期望幫忙所上一起解決這些狀況，讓大家有更舒適的教學環境喔！

海洋守護者

——顏寧

訪談整理　秦沐涵

▲ 2018 年在澎湖舉辦海岸快篩調查工作坊，邀請數個 NGO 參與　　供圖｜顏寧

小檔案：R94 屆

現職： 澄洋環境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長期關注海洋、漁業與海洋廢棄物議題的倡議者

專長： 海洋科普溝通、環境策展、

海洋公民科學、海洋廢棄物議題

經歷： 2012-2018 綠色和平基金會 海洋專案主任

2018 ～至今 聯合報倡議家專欄作家

2019 ～ 辦理台灣第一屆海廢高峰會

2021 ～ Marine Litter News 編輯

▲ 掃描 QR code 看更多

▲ 馬祖海廢調查　　供圖｜顏寧

一、關於進城鄉所前後的學思歷程

Q：請學姐簡單分享一下自己的學思歷程，及到城鄉所就讀的契機為何?

A：我大二的時候買了畢老師的書，從那時候知道了城鄉所，因此大三修了夏老師的課，以及畢老師的「人與環境關係導論」。我大學的專業是景觀設計，因此對人和空間之間的關係很感興趣。但我之所以會報考城鄉所，是因為我想要留在台大跳舞。我大四加入了台大現代舞社開始學習跳舞，那時候很希望可以繼續跳舞、繼續表演，所以考城鄉所其實是想要有一個理由可以繼續跳舞，也因此我在城鄉所主要的時間都在跳舞和辦舞展。

Q：在城鄉所就讀期間有沒有遇到令你記憶深刻、或是影響你很多的人或事呢?

A：在城鄉所影響我最深的應該是我們經常在公館吃吃喝喝煮東西，我一直到現在都很喜歡大家一起聚在一塊煮飯聚餐。以前我們各自會把自己神奇的朋友找來公館一起吃飯玩耍。我因為跳舞認識了一位音樂家，有一次我帶這位朋友來城鄉所吃晚餐，她剛好帶著大提琴就在現場即興表演，當時連劉可強老師都過來欣賞。大家就一起吃晚餐，邊聽大提琴邊喝酒，那次是很棒的回憶。

二、關於工作

Q：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您現在從事的行業及平時的工作內容嗎?

A：我現在的公司是四年前和我的夥伴們一起成立的。我們公司目前主要接政府標案，像是一些環境調查的案子，例如海洋垃圾（海廢）。除了海廢調查之外，也有做企劃及演講活動，用以推廣海洋有關的科普，讓更多人了解關於海洋的知識。

▲ 新北海廢調查　　供圖｜顏寧

Q：在台灣像您們這類型的公司多嗎?

A：台灣的顧問公司很多，有很多大前輩。但我們創業是希望可以專注在海洋廢棄物這個議題上，目前沒有公司是專門只做海廢的，所以我們在這些顧問公司中算是特別的存在。與一般顧問公司不同的是，我們投入很多心力做學術發表，這四年已經有七篇學術論文發表，

同時我們很積極地參加國內外的研討會，尤其是國際研討會。因為我們認為台灣在海廢領域的治理、調查和發現都是很可貴的，與其他國家比起來毫不遜色，甚至是走得更前面的。我們很希望與他人分享我們的研究成果，也希望讓台灣在世界的能見度可以更高。我和我的同事先前在 NGO 時建立了一些國際網路，我們就會與這些國際夥伴積極交流，例如我們與幾個東亞區域的 NGO 每個月會定期線上聚會，分享彼此最近的工作情況。總而言之，我們與國內其他顧問公司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們會有一些區域、甚至國際上的合作，也會積極的發表國際學術論文。

Q：為何想以國際學術發表作為公司主要的發展方向?

A：因為我們團隊中目前沒有大學教授，且沒有博士的頭銜。因此要證明我們不同於一般 NGO，最快的方式就是建立在這個領域中的專業度與可信度，而在期刊上發表文章是我們認為最有效的方式。我們有很多實務調查的經驗和數據。這些資料都存在電腦裡不被人所知的話，其實是非常可惜的。唯有公開這些資料與他人做學術交流，這些資料才會變成有價值的東西。我自己剛接觸這個領域的時候，花費了很多時間念許多 paper，我認為如果沒有這些前人努力的結晶，後來的人是很難了解現在世界的趨勢以及關於這個領域的進展，所以我們才會投入很多時間與金錢在國際發表上面。

三、關於海洋議題倡議

Q：您與海洋的淵源緣起於哪裡?

A：主要是因為我先前在 Greenpeace 工作時，我的人生有很大的轉彎。城鄉所畢業後我去北藝大工作一陣子，後來到雲門舞集的演出組當助理，但我其實一直都對環境的東西有興趣，只是當時投入在表演藝術的領域中。那時我也到處打工，有一位城鄉所學姐在 Greenpeace 工作，詢問我可不可以幫忙做一份漁業經濟的研究，當時的我對經濟方面不了解，但學姐說你有受過城鄉所訓練，你一定可以！於是我就蒐集相關資料、參與會議跟討論，後來完成了那份研究。

很大的轉折點是學姐問我想不想去船上，鑑於我當時的生活遇到一些瓶頸，很希望有一個暫時逃脫的出口，所以即使我不太知道上船實際上會做些什麼，還是答應了她，很快在一週後出發。

▲ 2011 年以志工身份參與希望號（Esperanza）在太平洋巡航　　供圖｜顏寧

就這樣我在太平洋上待了六十天。在船上主要是做漁船的訪問，與這些漁民交流，並了解是否有非法捕撈行為。上船遇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大家對海洋都很有熱情、每個人都有各種各樣的故事，讓我覺得實在太有趣了！在那個情境感染之下，如果有機會我很想跟他們一起工作。

下船以後，我從 2012 年加入 Greenpeace 做海洋相關的工作，一開始做過度捕撈議題，後來發現全球開始關心海廢問題，所以我就改做塑膠議題。我覺得 Greenpeace 比城鄉所更像是一所學校，它會訓練你如何策略性思考，有很多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做分析，我在 Greenpeace 裡學習到很多東西。城鄉所則是像一座森林，你可以自己去自由探索。

Q：您和夥伴以前進行什麼面向的海洋議題的倡議？您們大多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倡議？

A：我們曾聯合幾個 NGO 團體去遊說環保署，那時成立了海廢治理平台，後來我們擬了《臺灣海廢行動治理方案》。像現在不能提供塑膠吸管就是我們倡議的成果，我們會研究國際的走向，再去跟環保署建議，這就是倡議的一種方式。

Q：在長期的海洋倡議過程中對自己及整體社會結構制度有何反思與看見?

A：在倡議的過程中發現民眾常常對政府部門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公部門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我們也逐漸發現有時候公部門不是不想做，而是不知道該怎麼做。所以我們認為，如果我們知道該怎麼做，或許成為輔助政府的一方，讓事情往我們想要推動的方向走。

後來我與我的夥伴就獨立出來成立公司，我們希望自己成為智庫的角色，協助公部門幫助台灣環境變得更好。如果大家可以坐下來討論出一個讓事情進步的方式，我很願意成為那個來推動的人。

▲ 2018 年在澎湖海邊與日本和韓國專家交流　　供圖｜顏寧

Q：覺得自己在這個領域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A：我認為我是一座橋。我們了解 NGO 在想什麼，但政府部門不知道 NGO 在想什麼，這時候我就可以站在中間當他們的橋，翻譯彼此的對話。而專業科學家和學者講話也比較難理解，作為推動科普的專業人員，我們可以把科學家講的比較艱澀的部分，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其他人了解。換句話說，我覺得自己擅於轉譯不同領域的話，並從中找到合作的機會。

Q：海洋科普溝通的方式是什麼?

A：溝通有很多種方式，其中之一就是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實體的或線上的都有。當政府部門有一個想法，我們可能會參考國外的作法、或找不同 NGO 一起交流，大家分享經驗，把複雜科學的東西轉化讓大家能夠了解，還有透過演講或是做資訊圖表的方式來呈現。

Q：目前在海洋科普溝通、海洋公民科學領域中有沒有遇到比較難以解決的問題?

A：台灣的媒體對於科學類別的興趣較低，不知道如何去普及大眾。我需要將調查結果用很簡單的話翻譯給媒體，他們聽懂以後才能把知識傳播出去。不過即使他們聽懂了，在台灣媒體生態圈這個議題還是過於小眾，大環境比較少關注。因此推廣海洋公民科學需要花比較多心思去思考傳播方式，才有機會將知識傳播出去。

Q：看到國際案例如何反思台灣?

A：每個國家都不太一樣，其他國家成功的地方不一定能複製到台灣。像是媒體方面，在歐洲他們不用開記者會，只需要發新聞稿，媒體就會報導。在台灣這樣做的話只會石沉大海。台灣的 NGO 可以做到倡議與遊說成功，但在日本和韓國來看卻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很難看到國際上有什麼案例就直接複製過來台灣，還是要依照社會發展及整體狀況去調整。

以民間 NGO 的發展來看，台灣的 NGO 發展非常蓬勃。這與

我們有一個高度民主發展的社會有關，與其他東亞國家相比，台灣 NGO 能夠做更多的事情，民眾參與、政治參與與遊說逐漸成熟。但台灣在海廢研究領域上就較為薄弱，這十年來海廢議題在國際上的成長速度是非常快速的，但是相關研究在台灣就比較少。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想要積極發表的緣故，我們多發幾篇，就會成為台灣在這個領域裡最頂尖的專家。

Q：保護海洋人人有責，我們在面對海洋時更應該注意什麼?

A：一般人可以先認識魚的種類，例如了解自己平時吃的海鮮從哪裡來？海鮮的捕撈方式是否合理？這個產業是否有血汗勞工？光是吃海鮮就可以對這個產業有很多的了解。

有空也可以多去海邊走走，參與一些海上運動，浮潛、衝浪等等，當你真的看到海洋的時候，你就會想要了解這個世界。淨灘也是件很好的事情，會發現很多平常用的東西都流到海邊，可能下次去買瓶裝水的時候就會多思考兩秒鐘是否真的要買。總而言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重新省視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沒有對海洋造成破壞和負擔。

Q：從一開始到現在對於海洋的感情有什麼轉變?

A：一開始是處於一種好奇，我很好奇這群人為什麼在這件事上這麼有熱情，我原本對海洋是很陌生的，所以我花很多力氣去學習這方面的相關知識，去認識在做海洋研究的人，去認識不同的 NGO，這些都打開我的世界。因為過去的我一直都生活在陸地上，很少去海邊，所以突然跑到一艘船上去冒險，一切都變得很新奇。

▲ 2018 年在澎湖舉辦海岸快篩調查工作坊，邀請數個 NGO 參與　　供圖｜顏寧

▼ 工綜走廊粉刷　　供圖｜陳姵汝

工綜走廊粉刷

◉ 訪談整理　秦沐涵

做這件事情與我們的背景與興趣相關

相信同學在學期初經過工綜走廊時都有感覺到空間煥然一新，這是出自於所上同學申請獎助金進行改造的成果。負責本次工綜走廊美化的同學是 R10 的陳炯廷與陳姵汝，及其他 20 幾位幫忙的同學，透過分工合作、耗時 15 天的工期共同完成這個計畫。

陳炯廷大學畢業於台灣科技大學建築學系，陳姵汝畢業於朝陽科技大學都市計畫與景觀建築系，兩位同學的設計背景與喜歡動手執行的個性，推進了油漆工作的進行。

「炯廷是一個很友善也很願意付出的人，所以在漆油漆這件事上，他很重要。」

姵汝這樣說道。一個在團隊中願意付出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現在和以前大家一起在教室熬夜做設計的時代不同，大家都有自己的外務要忙，可以挪出時間主動幫忙、付出的人比較少。而走廊美化這件事情想要推動，是需要幾個這樣的人來共同完成的。

城鄉所的走廊會是什麼樣貌

同學們對城鄉所的第一印象是坐在走廊等待面試的時候。啊～原來這裡是城鄉所啊！（帶著一點困惑，為什麼是這樣的風格呢？）。改造計劃發起時因有同學反應所辦外的牆面掉漆，

加上許多人認為走廊整體色調缺少整體性，牆面的顏色偏暗影響走廊的照明。鑒於走廊兩側是教室與研究室，沒有自然光線的導入，同學決定利用所學會的獎助金提出計畫來改善走廊環境。

把工作範圍設定好，如果要改變原本感受較暗的走廊，需要提亮牆面油漆與燈光，油漆是比較容易申請的範圍，燈光涉及其他單位的管理。所以妤臻和舒評先擬出改造計畫書，並組織幾位同學一起測量空間、概估油漆預計的使用數量，炯堯提出色調、識別系統方案，姵汝與炯廷作為有實務經驗者，共同負責走廊美化的具體工作，包含材料工具的準備、時間的安排。由這幾位夥伴共同開啟走廊美化的初始階段。

經過討論，大家一致認為，作為城鄉所的學生，就要按照城鄉所的方式來執行。若是後來有些人覺得這個走廊的顏色不是他們想要的，也可以再自己提另外一個方案申請經費去覆蓋走廊顏色，城鄉所一向很民主，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走廊是大家的，本著希望城鄉所同學們可以共同參與的態度，提出了三種色調風格，通過系所投票機制來決定最終方案。透過這個投票決定形式的過程，可以讓同學們知道並了解這個活動，一方面也希望招募願意一同參與工作的同學。簡言之，這是一個從一小群逐漸變為一大群的過程。

對現況環境的觀察與整理，影響最後的成果

兩位負責人分享了他們粉刷過程的細節。炯廷提到工綜館是早期的建築，很多防水工程沒有做好，環境又比較潮濕，所以舊的油漆容易剝落。與菅沼、沛齊觀察所上的空間哪裡的牆面已經裂開，先嘗試用刮刀清理那些快要剝落的牆皮。優先清理破損嚴重的地方，清理後牆體會呈現凹陷狀態，再使用砂紙將表面磨平，接著使用補土填平兩到三次使牆面變平整，等待乾燥後才能上漆。走廊需要上漆的面積約 95 平方公尺，初期有三、四位同學從自己研究室外開始進行，前期工作大約花費

▲ 工綜走廊粉刷　　供圖｜陳姵汝

一週的時間。接下來是買油漆與上漆前的保護、清理工作，當時在油漆店裡因為沒有最初想要的油漆顏色，經歷了選色沒有堅持而造成買到不符合預期的顏色，在漆了局部後決定換回原本想要的色號，後來炯廷辛苦的跑了很多家店才買到適合顏色的油漆量，其他同學陸續把佈告欄、地面鋪上保護墊、擦拭牆面與玻璃灰塵，以接續粉刷工作。

走廊成為大家交流感情的地方

初期面臨期末考週，大家需要交報告而更加忙碌，妤臻因參與人手不足而感到擔心，姵汝認為可以慢慢處理，有時間就繼續完成，幫忙的人不夠只是時間拉長了一些，原本的班底有四、五位，後來大家陸續拉上好友、學長姐弟妹們經過也來幫忙，有趣的是走廊上經過的人很多，他們常常邀請從走廊上經過的人一起漆油漆，在這個過程中彼此進行交流，更加深入的了解對方，大家相互之間都成了好朋友，越來越熱鬧。小鴿提供了音響陪伴我們油漆時光，品嘉的幫忙也是促成我們與他聊天最久的一次機會，原本排了一個月的工期， 陸續花了半個月時間來完成。走廊美化的過程是半玩半工作的狀態，一邊工作一邊聊天，大家都是很愉快一起工作。一同參與粉刷工作的沛齊是衛生擔當，對於細節與整潔很要求，城鄉所梯廳的招牌與門框、窗框都是他擦拭整理, 大家還會觀察老師們有沒有發現變乾淨了。沛齊曾說:

「我好喜歡弄這個牆面，弄這個就很有進度，成果很明顯很有成就感，可寫論文就不一樣了。」

所以他常在寫論文寫不下去的時候就跑出來刮牆壁來轉換心情，也因此和大家成了很好的朋友。姵汝說站著刷油漆超過 6 小時之後，已經無法再去運動健身了，手腳太酸太累了，但過程中的閒聊、大家一起訂飲料、收工吃晚餐還蠻有趣。總而言之，在漆油漆的過程會發現同學和學長姐弟妹不一樣的個人

特色，因為在課堂上對於一個人的了解非常有限，經過這次的交流，會發現大家都有著可愛的一面。

「共同參與」的精神被看到

姵汝與我們分享了一件她印象深刻事情。油漆工程後期在老師們的研究室走廊，老師們進出會觀察並跟我們聊天， 有一次舒楣老師的訪客張清華建築師與幾位老師來城鄉所，會議結束要離開時，剛好遇到大家在走廊漆油漆，老師向他們介紹：

「這是我們的學生，他們正在做走廊改造工作，這是由學生們主導發起的。」

訪客聽到後也不禁讚嘆，原來這就是城鄉所講的共同參與精神，現在他親眼見證了參與是如何在城鄉所發生與執行。

每十年一個風格

姵汝與以前一同工作的城鄉所 R92 大學長分享走廊改造成果時，學長看到前後對比照片後十分好奇， 因為他們當時也主動發起改造走廊，將原本素色油漆改成漸層的。而十年前的學長姐把油漆從漸層改為鮮豔色調, 這次我們再用素色蓋掉鮮艷色。未來還希望有機會可以陸續改造廁所與討論室。

同學們一開始沒有想到原來漆油漆這件事情是學生可以決定的，以為要逐層向上申請，但其實並沒有那麼麻煩。所學會獎助金提供學生參與環境改造的途徑，並透過活動凝聚大家合作的動力、培養組織活動的能力，增進所上情感。

▼ 工綜走廊粉刷　　供圖｜陳姵汝

高彤：台港鹽場交流記

高彤來自香港，是 R10 的學生，她申請所學會的獎助金舉辦一場講座，分享自己在香港及台灣各地不同的鹽場中的所見所聞。為了讓大家更了解她在做些什麼有趣的事情，城鄉通訊特地邀請高彤來談談她與鹽田的故事。

訪談整理　林佳蒨

▲ 收鹽過後的洲南鹽場　　供圖｜高彤

與鹽田的相遇是誤打誤撞

高彤大四那年參加香港鹽田梓[1]導賞員計畫，計畫是要在島上的不同地點做導覽。她受訓三天後拿到證書，也就學會了如何在鹽田導覽。不過當時因為天氣不好，所以沒有曬鹽，在鹽田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沒有人來參觀，在閒暇之餘，高彤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也在鹽田梓當志工的姐姐，並交換了聯絡方式，這位姐姐後來也成為和她一起在鹽田工作的師姐。

幾個月後，香港政府舉辦鹽田梓藝術節，原本沒有人煙的鹽田梓突然之間來了許多遊客，也因此導覽人手變得有些不足。因為過去曾經受過導覽員培訓，所以鹽田梓鹽場的統籌葉陳立（後來成為高彤的師傅）便詢問高彤能不能協助導覽工作，在一番思索後，她決定前往支援藝術節的導覽工作。

當時的鹽田梓正在出產食用海鹽，食用海鹽通過了嚴格的國際認證，她與師姐覺得這件事情在香港很值得被記錄，於是他們決定開設臉書粉絲專頁——「三粒鹽記」，分享香港的曬鹽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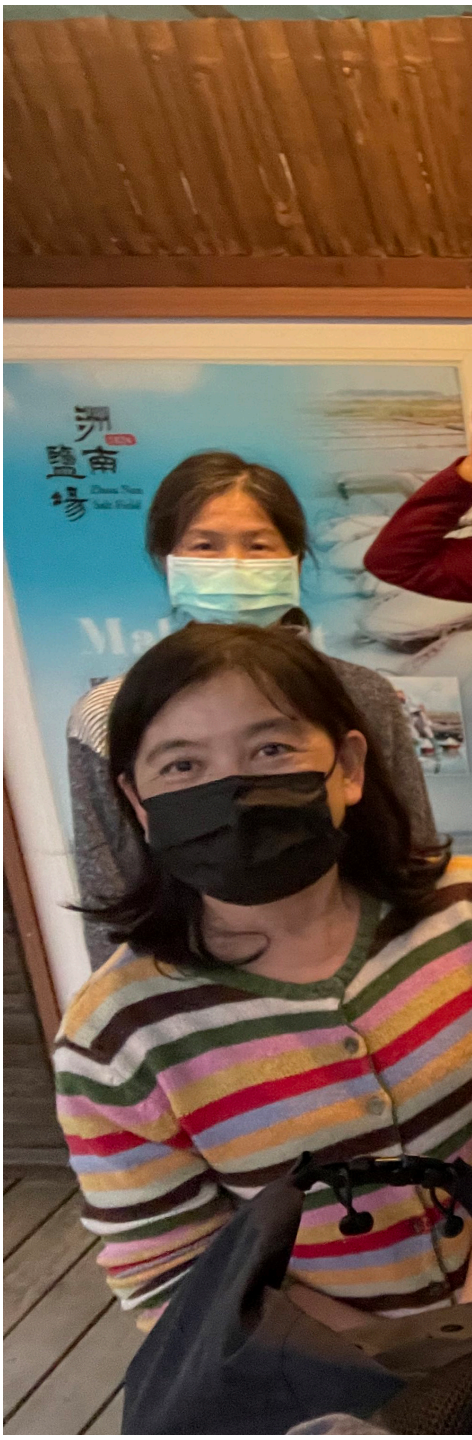
在台灣的鹽田之旅——洲南鹽場、井仔腳鹽場、西園鹽場

後來高彤離開香港到台灣求學，她在香港的師傅告訴她，來台灣之後拜訪洲南鹽場總幹事蔡炅樵先生。蔡先生是高彤的師傅自費到世界各地鹽場觀摩時認識的。於是高彤主動聯繫了蔡先生，也因為這個契機，高彤在碩一的寒假就前往位於嘉義

[1] 鹽田梓是位於香港新界西貢內海的島嶼。鹽田梓村村民皆信奉天主教。

布袋的洲南鹽場學習曬鹽。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蔡先生的曬鹽口訣「身、劍、氣、神」，身就是身體，劍就是用的工具，氣就是節奏，神就是要專注，高彤說洲南鹽場的拍土堤是很有節奏的。

後來洲南鹽場主辦第 15 屆謝鹽祭，謝鹽祭把全台灣做鹽的人連結起來，高彤在那個場合受託擔任攝影師，也因此認識其他台灣不同的鹽場。所以後來才有了去北門井仔腳鹽場和金門西園鹽場的機會。



繼洲南鹽場之後，高彤又前往位於北門的井仔腳鹽場和南鯤鯓代天府觀摩鯤鯓王平安鹽祭，因為人生路不熟，高彤說自己搭了 7 小時的車，一路轉乘才成功抵達這裡。平安鹽祭最特別的是廟宇文化，高彤提到在看鹽田文化的同時其實也在看宗教。她觀察到台灣鹽田的特殊之處是結合廟宇及宗教儀式，像井仔腳鹽場和台南知名的南鯤鯓代天府就有所聯繫。那年剛好遇上代天府建廟 360 周年，負責管理井仔腳鹽場的台灣守護文創公司便和南鯤鯓代天府、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合力舉辦盛大的平安鹽祭，也把鹽田的粗鹽用來準備節日及製作鹽袋，甚至出現巨大鹽山在廟宇前的獨特景象。

接著高彤在碩二寒假又前往金門西園鹽場考察。西園鹽場起源於元朝，1994 年停止營運，2010 年修復，至今大約有 700 多年的歷史。高彤驚訝地說：

「我去完才知道他們的歷史很悠久，比台灣的都還久！」

在金門高彤提到她主要以修鹽田為主，學習如何拍土堤和刮青苔。刮青苔是她過去在其他鹽場沒有學過的。金門鹽場是土盆曬鹽，而在最後一格是用磁磚曬鹽，和其他鹽場不同，其他地方是用瓦片。喜歡觀察地景的高彤也發現金門的鹽場是整齊劃一的棋盤狀，仍有以前日治時期造鹽的遺構，這和洲南鹽場有很大不同，洲南鹽場的鹽田相對不一。西園鹽場的鹽工黃建平大哥和許水池大哥則教授高彤拍土堤的時候不要急躁，刮

▼ 高彤於洲南鹽場實習　　供圖｜高彤

青苔時也不要損耗鹽場的池底的根基。

西園鹽場的面積很大，還有舊的鹽場遺址，高彤認為這裡很值得看的是歷史鹽場的結構變遷，因為西園鹽場保留了日治時期的結構，對比現在修復的結構，可以很完整的看出不同時代的結構差別，且金門具有較強烈的本土意識及在地認同，讓高彤認識金門的在地曬鹽脈絡及不同於台灣本島。

▼ 西園鹽場黃大哥正在修補鹽田　　供圖｜高彤

鹽是生活必需品，卻很少人知道它來自哪裡

從前面提到的經歷我們可以知道高彤在每個鹽場都在學曬鹽。那為什麼她想去每個鹽場學曬鹽呢?

「因為我之前在香港寫關於鹽的知識的時候很多我都不懂，我覺得我要透過去學習做這件事才知道要怎麼寫，也才知道自己有沒有寫錯。」

高彤會來台灣念書也是因為過去在香港蒐集了有很多鹽業資料，但都沒有時間整理。希望藉由撰寫碩士論文的機會把既有的資料和新的觀察好好的梳理一遍。

「雖然都是台灣的鹽場，但是從他們教我怎樣曬的過程，我覺得很不一樣，每個鹽場有在地的一套流程。」

高彤辦講座的動機是因為很多台灣人並不知道台灣有這麼多鹽場，又或是不清楚台灣的鹽是怎麼來的，生活中接觸過的可能只有台鹽，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鹽是我們每天都會用到的必需品，台灣甚至自己可以曬鹽，更有多樣化種類的鹽。高彤希望可以透過講座來分享她從過去到現在所做過的事情，讓大家能夠更加認識鹽，她覺得這是很重要且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最後高彤分享自己對於所學會獎助金的看法:

「如果你也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可以嘗試透過所學會獎助金來實現。」

最後的最後，高彤十一月將會在北藝大的獨立書店「藝大書店」2樓的 284 空間舉辦有關於鹽的攝影展，有興趣的同學，到時候也可以多多支持!

聖誕二手市集

兩位學姐原本就相互認識，但通過一起上舒楣的課變得更加熟悉。此次聖誕二手市集的活動就是出自兩位學姐之手，讓我們來聽聽兩位學姐是如何企劃此次市集的吧～

◉ 訪談整理　秦沐涵

▼ 活動合影　　供圖｜聖誕二手市集團隊

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

詠竹：我是除了論文以外都很有興趣的莊詠竹。

姵辰：我是江湖謠言論文寫二手拍的郭姵辰。

想要辦這個活動的契機為何?

詠竹：這個活動要分兩個部分來說。第一次我們沒有申請所學會獎助金就直接在去年雙十一（2022/11/11）辦了一次二手拍；第二次則是因為所學會希望增加系上活動，會長好臻拜託我，希望我可以在聖誕節辦一個活動。由於第一次反響不錯，因此間隔一個月後我們決定再辦一次。

姵辰：東西太多想要賣掉，東西太多，多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需要斷捨離了。

城鄉通訊：是因為有獎助金所以決定再辦一次嗎?

詠竹：但其實沒有獎助金我們也會辦這個活動，只是有獎助金所以我們可以購買一些食物給大家吃。我們現在還打算辦第三次，雖然時間還沒確定，但後續會寄信給城鄉通訊，請城鄉通訊幫忙宣傳。

可以與我們簡單分享一下過程嗎?

詠竹：一開始是因為我自己有在旋轉拍賣上經營網拍，因為我和郭姵辰都有很多衣服，所以我們決定一起來賣二手衣物。我們之前就很喜歡在宿舍交換彼此的衣服穿，這其實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們決定來辦活動，再邀請城鄉所的大家一起來參與，而且能賺錢也是一件不錯的好事!

城鄉通訊：主要都有些什麼攤位呢?

詠竹：通常是我跟郭姵辰賣衣服，在這次的聖誕市集上有學弟和穎芃賣復古相機，凱傑賣自己的講義，品嘉賣自己製作的手工包包，還有很多同學會賣自己的書，碩一的琪雅有賣自己做的手工耳環。關於學妹還有件蠻有趣的事情，剛好我有在市集上帶鏡子，有鏡子讓手工耳環的生意變得更好，幫助她賣出去更多的耳環。

城鄉通訊：你認為在聖誕市集上有什麼辦活動需要注意的呢?

詠竹：這其實很活動性的東西。比如說要怎麼收錢? 要讓大家在哪裡試穿衣服? 大部分是比較實質的問題。我們下一步想要弄一個衣架，不再把衣服堆砌在桌面上展示，而是變成網拍店的展示效果，再弄一個試衣間。總之就是一次比一次更好，一直在進步。

姵辰：我目前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到底要怎麼讓二手的貨物更均衡。辦活動的時候很多都是工學院的男生來，對他們來說，不會買女生的衣服這些東西，反而是去買一些社運小物和書籍。

▼ 詠竹、姵辰與城鄉通訊　　供圖｜秦沐涵

有沒有擔心過同學們的反響不高該怎麼辦？還是認為活動一定可以成功？

詠竹：有擔心但沒有到特別擔心。其實我們十一月的時候預設這是一個可以讓所上都來參加的活動，有點像是我們自己的聚會，所以即使東西賣不出去也沒關係，這是一個快樂喝酒的場合，大家剛好可以帶來一些宿舍不再需要的「廢物」，基於回收利用的角度，有些東西甚至是免費的，同時也可以因為這個活動認識新的學弟妹。

其實姵辰有擔心過這個問題，但我跟她講，越願意來擺攤的人就越是很愛亂買東西的人，所以他們就會在這個場合再亂買東西！已經在亂買東西的人你就會再把你的東西亂賣出去，拿到錢之後你就會再次亂買東西！

姵辰：辦活動前一天突然在擔心都沒有人來該怎麼辦。宣傳單都沒有發，隨便印了一下，有朋友來問我要不要幫忙，我就說好啊，幫我去貼一下宣傳單，結果宣傳單貼的到處都是！工綜的出入口都可以看到貼成一排的宣傳單，非常顯眼，所以雙十一那場引來超多人來觀看，很多都是城鄉所以外的人。

城鄉通訊：辦這種活動的收益如何?

詠竹：我幾乎每次都會賺五百塊以上！邊賺錢邊清「垃圾」。

二手市集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哪些記憶深刻或有趣的事情?

詠竹：比較有趣的是，我們在辦活動之前有在工學院貼海報，很多工學院的男生都有來！他們看到一些小東西就會很感興趣，像是夜市的那種塑膠玩具槍或是神奇寶貝的桌墊等，都會被他們收走。我們看到大家經過就會很熱情的邀請他們進來逛逛。我們也會跟路過的同學介紹城鄉所平時在做什麼事，有點像是非正式性的開放城鄉所的感覺。

姵辰：活動整體氣氛很輕鬆，創建這個二手循環的經濟是件很好的事。我自己本人也在生活中實踐只買二手的東西。我自己比較喜歡以物易物的方式，二手衣物其實不是很保值，即使我去賣也不會賣到特別高的金額，所以很熟的朋友有喜歡的東西可以直接拿走，捐酒就好(笑)，現場有很多人就可以把酒喝掉，這樣大家都開心，我喜歡的是整體氣氛，賺的就是「交朋友」。

如何看待城鄉所設立獎助金申請?

詠竹：這種非正式的活動很歡樂，但它的重點其實是串聯城鄉所同學們之間的情誼。那種情誼可能在未來會發生一些功效，比如大家可以聊最近論文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組織工作等等。我覺得可以鼓勵大家多辦這種活動，有一筆錢來做活動經費的話，你個人也不會覺得負擔太重。

姵辰：我覺得這筆錢對學生辦活動是一個很基本的東西。我們申請的費用都算合理，有了這筆錢可以讓整體的氣氛更好，所以還不錯。

城鄉通訊：申請獎助金的過程?

詠竹：沒有到特別困難，唯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提前申請。要寫申請計畫書，寫明自己辦活動的目的，希望使用經費購買什麼東西，其實並沒有很困難。

城鄉通訊：獎助金會對你們的活動產生限制嗎?

姵辰：目前不會。但確實有些活動想要辦的 high 一些的話，就不應該拿獎助金去做這些事情，我們有自己的道德審查機制 (笑)。我很常在思考像這種派對性質的活動要怎麼才能夠幫助我們討論議題? 我們有辦過一次牡羊座派對，當時大家就塗鴉這個議題各自發表自己的想法，有人支持塗鴉，有人不支持塗鴉，在那個場合下我們可以用很多玩笑的方式去抒發自己對一件事情的想法，我認為這是一種討論的方式，這種方式可以幫助討論又有一定的娛樂成分，成為大家願意來參加的活動。因為一些正式的討論活動，在某些層面來說大家不一定會想要參加。有在思考究竟什麼樣的活動類型會讓同學們最自在，最願意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真的可以訴諸於行動。創造輕鬆閒聊的氣氛都是公共參與的一個部分，如何精緻化讓其變為一個可以有代表性的說法是我一直在努力地方向。

後續發展

詠竹：我們之後還會再辦一個女性讀書會穿裙裝的活動。辦活動其實對我們來說沒有那麼難，訂好日期時間地點，接洽要找誰來，做主要宣傳就好。

城鄉通訊：有過突發狀況嗎?

詠竹：通常沒有。我們也不是超正式的活動，有臨時性的事情當場處理就好。

城鄉通訊：你們辦很多活動耶！你們常常都很有活力，保持能量的秘訣是什麼？

姵辰：其實就是喜歡這種大型社交的活動。城鄉所就是一個同溫層，跟大家見面聊天就會很開心，我們可以藉由這種聚會活動去聊一些議題或者生活中的小事，什麼都可以聊，聊什麼都不會很尷尬，這裡是一個自我揭露也會很安心的地方。我自己會覺得很多公共議題都可以透過辦活動的方式來推進。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遠程目標，到底二手市集在城鄉所可以走到多遠？目前二手市集都是一次性的活動，可是我們第一次辦的時候就有很多工學院的外系人來參加，他們不了解城鄉所在做什麼，我們當時有一部分的時間是在跟他們解釋城鄉所在做的東西。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件事情來增加工學院之間的相互交流，工學院沒有合適的公共空間可以使用，這件事情蠻不利於整個工學院之間不同系所的流動。所以我們也希望利用這種暫時性的二手市集來打破系所之間的藩籬，最後希望爭取在新建大樓中有一個可以讓大家交流的空間。

▼攤主於公館樓擺攤　供圖｜莊詠竹

洪向：

為工人階級發聲的左翼運動者

◉ 訪談整理　林佳蒨

掃描 QR code 看更多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資訊，也歡迎訂閱刊物支持他們。

在放送局看見樂團在運動中的侷限

放送局在碩一組成樂團後不知不覺參加了很多活動，像是反對勞基法修惡、反迫遷或是其他社會議題，也因為樂團的身份讓放送局多了很多機會參加不同場合的聲援。不過洪向提到，因為團員們之間的政治想法不同，對他而言，他發現自己更想做的是為勞工運動帶來重要的抗爭方向。但就樂團而言，雖然樂團可以透過表演軟化運動現場的氣氛，但若要很嚴肅地去促進運動往前走，樂團並不是最好的工具。洪向認為反而需要一個組織去討論政策，進一步帶到工人、女權等運動。也因此洪向加入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長期投入在左翼社會運動中。

要從根本解決勞工問題就必須對抗資本主義

ISA 是台灣唯一一個定期發行左翼及馬克思主義刊物的組織，洪向提到他們會把勞權、女權、環保及在中美衝突之下他們對於台灣獨立及民族的立場，以工人階級的視角撰寫文章，並且會印文宣，在沒有大型運動或抗爭的時候每周上街宣傳。當有遊行時，他們在社會抗爭裡強調不能信任財團和政客，要靠基層勞動者的團結行動。

他們認為現階段的勞工運動大多侷限在提高工資、反對過勞或增加退休保障機制等訴求，這些訴求固然重要，但與此同時，工人運動也需要去思考如何去看待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新冷戰和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ISA 會揭露和指出藍綠白政黨在過去未曾在職場上保護過人民。儘管今天的藍綠白政黨皆提出各自版本的軍事化方案，號稱要保障台灣人民，但明顯的是，過去以來多數政黨並沒有保護過在職場的勞工，或是青年及基層人民的民生，包含住房、教育等面向。洪向認為政黨是受制於財團利益的，因此他們不可能真正地提出變革。所以自然而然當政黨在推動軍事化政策時，即使號稱要保護人民，但事實上隱藏了很多像勞動群眾發動的階級鬥爭，同時還收回了民主權利，包含去年的數位中介法以及今年關於戰爭動員的法案裡，就箝制了言論和媒體自由。未來這些打壓言論自由、箝制言論的工具，只是政黨和財團禁止罷工的警鐘。

ISA 就是想要在勞工運動裡去警告及阻止這些事情的發生，進一步提出政策方向，同時他們也會支持工會和工人階級團體提出提高工資等等的訴求。洪向提到他們一個很重要的決策是要將工人階級和民眾關心的民生問題與資本主義連結在一起。他們認為要實現這些訴求（例如提高工資），就必須要挑戰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洪向舉了一個例子向我們說明：

「要保障青年就業權，不能單靠政府意興闌珊的給予青年微不足道的失業救濟或輔導，更重要的應該是去遏止財團對產業的獨裁控制，不致使財團想撤資就撤資，進而犧牲更多就業機會。而改善的方向是將產業民主公有化並由勞工階級監督控管，但是這個根本解決問題的手段財團不會接受、資本主義不可承受，所以那就代表僅管訴求很卑微，要得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能實現。」

總而言之，洪向認為儘管只是要解決一個簡單的青年失業問題，那也必須挑戰財團對產業的壟斷權，也就是要挑戰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 ISA 參與二二八集會反威權運動　　圖片來源｜ ISA 網站

工人運動與性別平權運動必須走在一起

洪向和我們分析目前左翼運動者在台灣推動性別議題的立場與看法。他認為依附財團的各色政黨是不可能為大多數同志贏得真正的解放，尤其多數身為勞工的同志要爭取幸福，還得對抗由財團惡化的高房價和過勞剝削；除了爭取婚姻平權，整個校園和職場還需要一場由下而上的平權運動才能對抗根深柢固的歧視。這也顯示出一個注入性別平權意識、LGBT 平權意識、女權意識的工人運動，才能繼續破除和對抗婚姻與性別上的歧視。也因此 ISA 的立場並不像主流同志運動中由綠營引導走向親政府的 NGO 一般，認為同志想要贏得真正解放，在運動中是絕不要輕信包含民進黨等財團政黨。女權運動也是這樣，工人階級需要認識到政府財團是如何運用性別議題來分化不同性別的勞工階級。

洪向說 ISA 雖然是站在工人階級的視角看事情，但他們不會浪漫化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對於女性問題的歧視或對性別平等重要性的不理解很大程度是受到主流財團媒體的狹隘報導和煽動影響，但也相信工人階級能夠理解支持女權與工運密不可份。因此在婚姻平權運動

▲ ISA 聲援同志婚姻　　圖片來源｜ ISA 網站

中，ISA 與各工會合作，共同支持婚姻平權，並向工人解釋，要實現真正的工人團結就必須打破對不同性傾向的歧視。同時也向廣大社會提出要實現同志真正的解放，需要共同支持同志和非同志在職場中建立同一個工會，消除職場歧視。換言之，不論是要實踐勞動待遇的改善，還是去破除職場赤裸裸的歧視，最終這兩個運動都必須要走在一起，儘管知道有些工會或非政府組織可能因自身利益而不願推動，但 ISA 仍然堅決提出這些方案，通過他們自身在運動中的作用成功說服了一些工會工人和關心勞工權益的 LGBT 群體加入他們。洪向相信這些方案能夠鼓勵並組織那些想要贏得解放的人加入我們。

當前左翼運動在台灣的走向及困境

首先，他認為 ISA 是真的可以在一個運動裡透過民主的討論，去決定他們應該如何影響這個運動，而且是真正地去挑戰各式各樣嚴肅抗爭的社會問題。編輯團隊詢問社會主義在台灣的接受度及推動情況為何，洪向以自身看見向我們分享 ISA 現在的成果。

「我們現在反而非常自信。雖然在街頭和社會運動中仍然存在著對社會主義保持距離的觀點，但我們自信的原因是我們向大家展示了對運動具有建設性的方案。那些佔據主導地位或主導運動的力量並不一定願意提出這些訴求。」

因此，透過這種方式，他們看到許多人經過耐心解釋後發現捍衛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有根本區別，而這也同時幫助 ISA 的夥伴們更自信地解釋他們對待工人運動的方式，因為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立場。那麼他們究竟遇到了什麼困難呢？洪向說道他們絕不是一帆風順的，由於 ISA 在政治上的獨立性，所以他們會去批評親財團及那些不拒絕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也因為政治上的獨立性，因此必須獨立於政府和財團的財政，他們無法向企業收取贊助資金，也無法像 NGO 一樣拿政府的補助案，在財政上必須花費很多時間一點一滴的建立。大抵而言，因為台灣的政治局勢一直處於巨大的轉變，洪向認為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要堅守住獨立於財團、政客的立場和觀點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抗爭並不一定是自身受到壓迫

洪向說自己並非社會上最受壓迫的群體而出來抗爭，他認為有自己在大學時期對社會政治理論有濃厚興趣，學生身分使他更有時間去了解和觀察這個社會，進而有機會認識左翼和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並參加抗爭。ISA 是通過連結工人階級的歷史經驗，同時將經驗凝結成革命理論去在運動中提出方向幫助工人階級致勝。最後洪向也歡迎對馬克思主義、左翼運動有興趣的城鄉所學弟妹加入並了解他們。

▲ 洪向　　供圖｜洪向

三鶯部落的拆遷與安置過程：居住權倡議與社會支持網絡維繫

◉ 撰稿 廖映嵐

一、前言

位在新北市三峽區與鶯歌區的大漢溪河畔的三鶯部落，其住居者多為從花東地區來到都市尋求工作機會的原住民。然而遷居來到都市的原住民族人除了面對社會排除、經濟的壓迫，公權力對於其居住環境的強制介入也使得部落的維繫與生活慣習的延續愈來愈困難。而三鶯部落隨著時間流逝，人口持續增加與流失，邊界也不斷的改變，使三鶯部落成為複雜的概念。本文以下將簡要說明事件的發展，並指出規劃設計的爭議，再來分析利害關係人的立場與對事件的影響，最後提出可能的行動策略。

二、三鶯部落的拆遷與安置爭議

（一）部落形成

在 1960、1970 年代，台灣經濟大幅度成長，西部社會有著大量勞動力的需求，而原居住於花東地區的原住民為了生計，便來到北部都市尋求就業機會。受到阿美族好臨水而居的文化生活慣習影響，原住民族人開始來到三鶯橋下養雞、養鴨、與種菜，也在此搭建工寮。在 1980 年代，都市住宅供不應求，對於經濟較為弱勢的都市原住民，房屋租金成為巨大的負擔，在經過評估後，便移居到三鶯橋下。為了能夠互相照應，來到三鶯橋下的族人也開始招集其他親友來此生活，三鶯部落就在這樣的脈絡下於三鶯橋下漸漸成形（詹婉妘，2019：119；江雯、紀舜傑，2011：127）。此外，在 1984 年的海山煤礦礦災後，因政府無積極安置倖存者與遺族的措施，經過口耳相傳了解三鶯部落後，許多原住民族的倖存者與遺族便遷居於三鶯橋下的河床地，與原先於此居住的族人共同生活（詹婉妘，2019：38-39）。因著不同理由而遷居至大漢溪河畔的原住民，以阿美族群為主的三鶯部落就此有了雛型。

（二）拆遷脈絡

三鶯部落多為由廢棄建材所建造的鐵皮屋加木屋，在建材易燃的情況下，火災風險高，實際上三鶯部落也曾經發生過火災。加上此處缺水缺電，因此使得部落流動性高（楊士範，2006：136）。

▲ 2008 年以前各部落與相關住宅相對位置圖　來源｜作者自繪，底圖：google map

然而使三鶯部落產生劇烈變化的，還是政府無數次的拆遷工程。1994 年 9 月，台北縣政府以第三期防洪整治計畫為依據，告知違建戶搬遷。而在 1994 年至 1996 年期間，政府多以《水利法》第七十八條第四款規定「河川區域內禁止建造工廠或房屋」為由，說明聚落處在大漢溪行水區內，因而使用怪手，對三鶯部落進行了 4 次以上的強制拆遷（水利法，2021；詹婉妘，2019：59-61；張心華，2012；楊士範，2006：136）。然而經歷拆遷後，部分居民在幾日或幾周後就會再原地持續建屋（林雨佑，2016）。三鶯部落和政府在這樣一來一往的拆遷戶動下，部落從原先消極的概括承受，到 1990 晚期開始爆發抗爭，時任總統李登輝先生也來到三鶯部落視察，提出「先安置再拆除」的方案（江雯、紀舜傑，2011：127；楊士範，2006：137）。而 2008 年政府無預警地密集拆遷，更是引起更多社會的關注，三鶯部落也從此時開始由抗爭，漸漸轉向與政府協商（江雯、紀舜傑，2011：128）。

（三）安置

1. 舊三鶯部落：被迫搬遷至隆恩埔國宅[1]

在 2001 年末至 2002 年初期間政府所列管的原住民（後文簡稱舊三鶯部落），於 2008 被迫搬到隆恩埔國宅（詹婉妘，2019：45）。然而搬遷到隆恩埔國宅的舊三鶯部落族人卻也面臨到一些挑戰。首先為租金議題，在 2010 年時，舊三鶯族人突然收到政府公文要求族人繳清租金，然而在這兩年期間，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都無向族人告知與催繳租金。當

[1] 隆恩埔國宅最早的名稱為「三峽隆恩埔段原住民短期安置住所」，後來改為「三峽原住民族文化部落」。目前族人皆習慣稱作國宅，後文將以隆恩埔國宅稱之。

時族人沒有繳租金的原因包括：有些族人以為是以安置身分住到國宅，不需要繳租金；有些族人對於國宅的認知為「以租代購」，但經歷政黨輪替的地方政府，卻反駁無相關情事；又或著有些族人無經濟資源可以籌措租金。在雙方對於國宅政策認知產生落差的情況下，族人也在先前無力閱讀與處理複雜契約的情況下，已經簽署契約。因此族人需依照契約內容來繳交積欠的租金、強佔費與違約金。在這 30 戶的入住居民中，就有 20 戶繳不出租金（公視新聞網，2011）依照公文，若沒有繳清的話，將移送法院強制執行（peopo 公民新聞，2011）。

除了租金議題之外，對於族人而言還存在其他問題。雖然隆恩埔國宅的設置是為了原住民而設計，然而其設計卻無考量原住民文化與生活慣習。像是社會住宅因為政策與管理因素，無法成立管理委員會，使得部落缺乏公共討論的管道，部落自治的傳統無法延續。而國宅內部缺乏公共空間，導致社會支持網絡維繫不易（公視新聞網，2011；詹婉妘，2019：204-205）。

2022 年，隆恩埔國宅出現終止租約的爭議。在 2022 年 3 月，包括新店中正國宅在內，共有 118 戶原民住戶被通知終止續約。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則表示 2016 年時修改的原住民出租住宅管理要點上已經標明租約期限。然而議員宋雨蓁卻說明當年合約雖有設定承租的期限，卻未說明不得再續約承租，且如此作為，違背了當初設置國宅是為了安置違建部落的初衷（蔡雯如，2022；Aras Sawawan、許家榮，2022）。

2. 新三鶯部落：與政府協議的三三三方案

另外一方面，2008 年因為沒有被列冊而未搬到隆恩埔國宅的族人，部分留在原地持續生活與抗爭，且因著理念的不同，分裂成新三鶯部落、福爾摩沙部落與南靖部落（詹婉妘，2019：40）。而新三鶯部落經過族人與其他社會團體的抗爭與協商後，政府也開始不再堅持隆恩埔國宅是安置的唯一方案，雙方漸漸從朝向「異地安置、

重建部落」的方向討論（林雨佑，2016）。最終新三鶯部落和政府達成「三三三模式」的共識。三三三模式是指在異地重建部落的經費當中，三分之一由族人自行籌款、三分之一向銀行貸款、三分之一由政府補助。建物落成後，地上物家屋的產權為部落的協會法人所有，族人再向部落承租房屋。此外，契約內容載明租約為 20 年，期滿後族人擁有優先承租權，這代表這幾乎是確立了族人能終身住在新家園的保障（林雨佑，2016）。而新三鶯部落共 42 戶的族人，在 2018 年全面遷至位於台北大學旁，總面積 3.4 公頃的三峽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

▼ 三峽原住民族文化部落　來源｜蔡雯如（2022）

成為全國第一個完成安遷計畫的河岸部落，而新三鶯部落原址也在當年拆除完畢（邱書昱，2018）。

3. 小結

目前原在舊三鶯部落的居民於 2008 年已搬遷至隆恩埔國宅，除了少數的家戶，搬遷後又因租金繳納困境或其他因素而移居他地，但留在隆恩埔國宅卻因為租約到期，面臨要再次尋覓居所的情況。而新三鶯部落則是全數以三三三模式搬遷至三峽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而南靖部落、福爾摩沙部落目前還居在三鶯橋下，等待政府的安置計畫（詹婉妘，2019：42）。

三、爭議的利害相關人

從三鶯部落拆除，到後續的隆恩埔國宅安置與三三三模式的協議，在這漫長的近三十年中，可以看到主要的利害關係人為地方政府、三鶯部落族人與社會團體。以下將以三個角色進行分析與批判性評論。

（一）地方政府

從 1994 年拆遷通知開始，就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對三鶯部落的走向具有決定性的力量。除了怪手的強制來襲，直接影響了部落的地景與空間生產，其軟性的管制的手段，例如是登記門牌，也影響了部落居民的居住權益。政府以水利法為由，說明因為部落位於大漢溪河畔，因此容易面對水災風險，便運用各種手段迫使三鶯部落族人遷離三鶯橋下。但政府遲遲無公布相關水利報告，

▲ 2008 年 -2018 年各部落與相關住宅相對位置圖　來源｜作者自繪，底圖：google map

因此令人好奇法源依據；且地處高灘地的三鶯部落，長期以來不論颱風豪雨，皆無水災（Ciwang Teyra，2008）。然而緊鄰部落的砂石場卻和三鶯部落的命運大不同，並無受到政府任何的影響，持續運作（Ciwang Teyra，2008；陳威志，2008）。這不禁令人懷疑，政府有將居民的居住權作為優先的考量嗎？而從 2022 年的今日來看，舊三鶯部落的原址已成為三鶯河濱公園，也讓人省思在都市空間中，地方政府是否以中產階級的休閒利益優先，而忽略原住民在都市的掙扎與居住權益？

政府後續所提出的隆恩埔安置方案，也是以政府的觀點出發，認為讓族人有主流的現代性房屋可以居住，是政府對部落族人的恩惠，卻忽略原住民部落自立生活的有機性（陳永龍，2010：138-140）。除此之外，政府對隆恩埔國宅的態度也衍生了許多議題。首先隆恩埔國宅最早的定位為「三峽隆恩埔段原住民短期安置住所」，後來改為「三峽原住民族文化部落」，從其名稱其實無法清楚了解政府對隆恩埔國宅的定位，是安置族人的暫時居所？還是有租屋期限的社會住宅？抑或是以租代購？在定位不明的情況下，讓雙方溝通時常有了誤解（詹婉妘，2019：45-46）。雖然在國宅的安置上，政府有與居民簽署契約，但在族人缺乏處理契約能力、政府也沒有積極溝通的情況下，使得雙方訊息不對等。此外租約本身的設計也對族人十分不友善，像是違約金的利息最高可以累積至 60%。且地方政府的領導者也隨著選舉而有所變化，使得相關政策前後不一致與前任市長對族人的承諾未能於後任市長任

▲ 2018 年新三鶯部落異地重建後，各部落與相關住宅相對位置圖　　來源｜作者自繪，底圖：google map

職執行（江雯、紀舜傑，2011：135-136；詹婉妘，2019：168）。

在空間規劃方面，隆恩埔國宅的工程規劃由政府一手包辦，無納入族人的意見。而在三峽隆恩埔原住民族文化部落新建工程簡報當中，可以看見其的設計原則為：「本案將原住民族『文化』融入『安置住所及多功能綜合活動中心大樓』中，作為原住民族『社群』生活的重現」（臺北縣政府住宅及城鄉發展局，2008）。並說明此計畫願景為提供原住民族良好的技藝研習空間，以發展與傳承原住民文化。然而直到目前為止，隆恩埔國宅，也就是三峽原住民族文化部落仍然以提供租賃住宅為主，其他則是提供長者健康站與青少年與孩童伴讀服務，似乎和規劃時所說的融入原住民族文化有所落差。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與新三鶯部落所達成的三三三模式協議，比起隆恩埔國宅，似乎雙方都滿意許多。新北市政府於新北市訊中說明，其提及其為解決河濱原住民聚落的居住安全議題，一改先前地方政府給水、給電、給門牌的方法，積極動用 11 個局處以上的資源，只為了協助此計畫的促成。最終以三三三模式和部落族人達成共識，順利完成全國第一個安遷計畫案例（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2019）。

（二）三鶯部落族人

雖然三鶯部落面對政府的強勢支配，但在拆遷與重建過程中，發現三鶯族人也有能動性，並非面對權力就全然概括承受。在 1994 年的第一次拆遷工程後，居民過了數日後便會回到原地重建家園，而非直接

離開河畔。而在消極的與政府來來回回數次拆遷與重建後，住民開始成立自救會等組織向政府抗爭。

對居民而言，政府所稱的以安全為由讓三鶯部落居民搬遷的說法並不成立。於三鶯部落住了近 20 年的族人潘金花在新聞報導訪談中說到：「以前莫拉克颱風來時，我在新莊賣菜，水淹到接近膝蓋，回到部落裡，根本沒淹」（何怡君，2013）。三鶯部落對於居民來說，是在經濟受到壓迫，就業不穩定的狀況下，可以安身立命之處。且都市空間的居所限制重重，又須面對漢人社會的不友善，橋下大面積的空間，能夠讓族人除了住所之外，也能夠進行開墾、養家禽、讓孩子自在玩耍。而傍水而居的部落生活型態，也能貼近與延續原鄉生活（詹婉妘，2019：119-123）。

因此後續在抗爭的過程中，為了要持續在此勞動創造與延續傳統慣習，族人也曾經提出想要和政府租或買下大漢溪畔的地，繼續在此生活，卻被政府拒絕（詹婉妘，2019：155）。2008 年被迫搬遷到隆恩埔國宅的族人，面對了欠租、租約不合理的困境，且過去種菜、生火等生活慣習，因為無相關的空間規劃與國宅管理者的限制，全都在國宅無法進行。而國宅也缺乏讓孩子遊戲與進行部落活動的公共空間，如此阻斷了居民間的人際網絡，更阻斷了族人傳統生活的延續。雖然也國宅住民曾經與管理單位爭取，但仍然未果（詹婉妘，2019：162-189）。

而在舊三鶯族人搬到隆恩埔國宅後，大漢溪河岸的原住民族也因為對於搬遷的想法不一致，而分裂為新三鶯部落、南靖部落與福爾摩沙部落（詹婉妘，2019：40）。由此可知，雖然同是居住在大漢溪河畔的原住民，但也會因著立場與價值的不同而想要有不同的選擇。而立場相似的新三鶯部落族人，也成立了三鶯部落自救會。自救會成員們因為組織與抗爭的過程，而共同形塑抵抗性認同，也開始對政府開始協商其他安置的可能性（江雯、紀舜傑，2011：136-138）。新三鶯部落的成員厭煩了不知道何時又會再被政府破壞家園的恐懼，也擔心隨著氣候變遷的加劇，承受自然災害的風險會提高；加上此方案可以使部落主體性相對完整保存，也比較經的起社會對於違建身分的質疑，因此同意三三三模式的異地重建（林雨佑，2016）。

（三）隱性角色：社會大眾與社會組織

這段看似為三鶯族人與政府雙方的長期抗爭，但在整起事件中，社會大眾也隱性地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原住民族北遷至都市時，漢人社會對於原住民的排除，與外部就業對族人的勞力剝削，使得其經濟不穩定，也是族人們選擇在河畔自立建屋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政府拆遷工程中，其他社會團體、資深社運人士與其他有力人士的介入與聲援，也是社會大眾開始注意到三鶯部落議題

的重要功臣，例如 2008 年知名導演侯孝賢的落髮抗議行動，來支持三鶯部落，便引起社會關注（蘋果新聞網，2008）。而在此過程中，三鶯部落也開始和其他弱勢團體結盟，當有其他不公義的議題，且族人們也都認同此團體，三鶯部落也會聲援支持。在這樣雙向的合作後，動員抗爭的網絡也越來越緊密，觸及的範圍也越來越大（江雯、紀舜傑，2011：151）。而社會團體除了倡議之外，在抗爭過程中，也有社會團體與三鶯部落合作，提出搬遷解決方案。例如在新三鶯部落與政府達成三三三模式的協議過程中，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便扮演重要角色，引入規劃相關專業知識（林雨佑，2016）。

四、可能的行動策略

總結上述，在拆遷方面政府的手段顯得十分強勢，並無以居民的基本居住權為考量，當發布拆遷通知後，尚未讓居民有緩衝時間，就迅速的讓怪手將不落夷為平地。對於政府的不公義的行為，除了倡議居住權之外，本文認為在居住安全的面向，可以進行災害的風險評估，讓政府與居民有客觀的資料作是否進行異地安置的依據，而非只依照經驗與刻板印象就評定原址適合生活或是必須馬上遷居。

另外，不論是異地安置或是原地增強基礎設施，規劃者應尊重三鶯部落族人的文化，進行以族人居民為主體的環境規劃設計。依照目前從文中所蒐集到的需求，規劃時應考慮其能參與事務的公共空間，以及可以提供共耕共食共做的空間，以使其能自立生活。如此便更有機會使其能實踐族群文化的日常生活，並且能織起緊密的社會支持網絡，而後續空間的管理與營運上，也須讓族人對空間有更多的自主性與掌控感。然而生活需求可能是有所變動的，除了定期傾聽居住者的需求外，更直接的方式是讓居民參與規劃，並且定期讓政府與住民有交流溝通的管道，確保彼此的資訊認知無落差。

而現在對於隆恩埔國宅居民的安置的情境，首要的行動為釐清租約爭議，若政府還是堅持租期有所限制，應向政府溝通應提出完整的安置方案，確認居民擁有基本的居住權益。目前新三鶯部落的三三三模式雖然好像已有圓滿結局，但仍然可以持續和居民工作，並充權族人。像是透過社區經營，將自立生活慣習延續，並透過更多元的管道，持續將經驗分享，讓民眾對都市原住民族群、三鶯聚落與居住議題有更全面與深入的了解。

對於南靖部落與福爾摩沙部落等現在仍在大漢溪河岸的聚落，或是其他尚未有完整規劃的都市河岸聚落，規劃者也應該思考是否三三三模式或其他現有措施是否能直接複製。應以使用者需求與想法為優先，並考量現實條件，才有機會和政府達成共識。

五、結論

綜合上述，三鶯部落的爭議源自土地使用規劃與產權。三鶯族人實際上並無三鶯橋下的土地產權，且三鶯部落所在位置被劃設為行水區，依據水利法，此處不得居住。如此一來，他們在河川地建屋居住具備正當性嗎？政府是以安全與水利法為由，要求三鶯族人搬遷，然而政府即刻強迫拆遷的手段，更是與保障居民的安全的理念互相違背，如此政府的說詞似乎也缺乏說服力。在雙方皆有矛盾的情況下，三鶯族人是否有條件能在河岸地建屋居住，居住權與少數族群的權利議題，成為了值得關注的議題。

在此案例中，原住民移民有著在都市謀生受壓迫的背景脈絡，在負擔不起高昂都市居住費用的情況下，若政府短時間執意要拆除河畔部落，其居住權確實受到威脅。此外，三鶯部落族人也透過部落的再生成，建構與維護了文化的主體性以及社會支持網絡。國家以國宅供應來折衝行水區違法居住問題，卻是直接的影響了文化主體性與社會紐帶，因此後續的國宅規劃設計與三三三安置方案，其住宅規劃設計是否具備文化敏感度，以支持傳統文化的延續與居民的生活需求成了焦點。政府、三鶯部落以及族人間，也需以開放的心態互相溝通，以表達立場與需求，如此才能使複雜的爭議事件，朝向雙贏的可能。

參考文獻

Aras Sawawan、許家榮（2022 年 6 月 24 日）。新北 2 國宅換租爭議 原民局公告搬遷期限延後。原視新聞網。取自 https://news.ipcf.org.tw/40261，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Ciwang Teyra（2008 年 3 月 2 日）三鶯部落 已「妥善安置」？。苦勞網。取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17200, 檢索日期: 2022 年 11 月 19 日。

peopo 公民新聞（2011 年 4 月 8 日）。國宅有問題。取自 https://www.peopo.org/news/74341，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15 日。

公視新聞網（2011 年 8 月 2 日）。三億打造隆恩埔國宅 原住民不愛。取自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85622，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水利法（2021）。取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10001&flno=78，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21 日。

江雯、紀舜傑（2011）。都市邊緣化下原住民族部落認同與重建－以新北市新三鶯部落為例。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10，125-155。

林雨佑（2016 年 10 月 20 日）。台灣第一個都市型部落誕生：三鶯部落「333 模式」的異地重建想像。報導者。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urban-sanyingtribe，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1 日。

邱書昱（2018 年 5 月 29 日）。遷居原民園區 大漢溪畔三鶯部落開拆。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04371，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張心華（2012 年 11 月 12 日）。重建緩慢 整修又遭脅強拆 三鶯部落赴新北市府抗議。苦勞網。取自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71465，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陳永龍（2010）。河岸邦查部落再生成語漂流族群生計重建：阿美族「都市原住民」自力家園的社會安全涵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7，135-175。

▲ 三峽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
來源｜新北市政府施政成果網（2022 年 11 月 10 日）

陳威志（2008 年 3 月 4 日）。當「三鶯部落」變成「三鶯河濱公園」。苦勞網。取自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17300, 檢索日期: 2022 年 11 月 18 日。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2019 年 12 月 4 日）。自力造屋全國典範 新北落實原民文化都會居住權。新北市訊。取自 https://www.ipb.ntpc.gov.tw/infor_detail.php?p_id=6&id=847，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20 日。

楊士範（2006）。阿美族都市新家園：近五十年的台北縣原住民都市社區打造史研究。台北：唐山出版社。

詹婉妘（2019）。三鶯部落原住民遷移歷程的斷裂經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臺北縣政府住宅與城鄉發展局（2008）。「三峽隆恩埔原住民族文化部原住民族文化部新建工程」工程簡報。取自 http://v523.tw/uploadcityplans/uploadfiles/1195798022610.pdf, 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20 日。

蔡雯如（2022 年 3 月 3 日）。新北百戶原民不滿搬離國宅 原民局：仍有 190 戶待租。中時新聞網。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303004118-260421?chdtv, 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蘋果新聞網（2008 年 12 月 20 日）。侯孝賢剃髮聲援三鶯部落。取自 https://www.appledaily.com.tw/headline/20081220/WGHPTZUPACFSG62VY4YUVJ7KX4/, 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21 日。

新北市政府施政成果網（2022 年 11 月 10 日）。新北市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區。取自 https://wedid.ntpc.gov.tw/stable/detail/KMVamXRBd8rj, 檢自 2022 年 11 月 21 日

社福用地的開發角力——臺北市信義區廣慈博愛園區開發歷程

◉ 撰稿 江紀瑩

一、國有地開發的公共爭辯

2022 年，臺北市規模最大的社會住宅—廣慈 D、E—正式招租入住，被臺北 市政府視為社會住宅重大政績之一。然而風光背後，是原為臺北市社會局管理的「廣慈博愛院」與「福德平價住宅」共 65,091 平方公尺的大片社會福利設施公有土地，在 18 年間捲動各方行動者，歷經開發內容、樹木保護、文資身分、使用方式與比例問題等等跨越十數年的抗爭與行動，從地方抗爭昇華為都市公共議題角力場，才造就如今的廣慈社會住宅、社福設施、公園綠地與行政機關的複合使用方式，是為「廣慈博愛園區」。它在開發過程中生產出公共意義，卻於在地刻下難以修補的裂痕。

以下首先梳理廣慈博愛園區的發展歷程，再針對不同議題解析各行動者立場，最後總結本案帶來的啟示。

二、「廣被慈暉、博施愛澤」—廣慈歷史變遷

（一）從「臺北市立綜合救濟院」到「廣慈博愛院」

根據鄭勝吉（2018）於臺北文獻館導覽資料記載，1964 年，臺北市立救濟院於現今虎林街 272 巷山麓上創立；1967 年臺北市政府透過細部計畫變更農地與計畫道路用地（臺北市政府, 1967）, 取得救濟院新址用地, 將臺北市立救濟院擴編易名為「臺北市立綜合救濟院」, 並於 1969 年新院址落成後遷院，再取「廣被慈暉、博施愛澤」的意義，改名為「廣慈博愛院」。

（二）廣慈博愛院與福德平宅

廣慈博愛院設有敬老所、婦女職業輔導所、育幼所與兒童復健所等社會福利設施（圖 1）。敬老所收容貧窮獨老長輩，婦女職業輔導所收容受虐、貧困或由警察機關轉介之自願學藝的婦女，育幼所收容棄嬰與兒童保護個案，兒童復健所則收容因小兒麻痺導致行動不便的兒童（鄭勝吉，2018）。

同時期的社會福利措施，還有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於 1966 年開始訂定與執行的平價住宅計畫（以下稱「平宅」），在 1969 至 1979 年間在臺北市的發展中地區興建五處，共 2048 戶平宅，提供低收入戶、榮民與難僑安置或低價入住，搭配社工個案輔導與社福措施，一方面期待穩定貧民生活並幫助脫貧，另一方面則彰顯政府德政，加強政權正當性（師豫玲等，2008：102）。福德平宅於 1970 年落成於廣慈博愛院北邊，總計六棟 504 戶，居民以獨居長輩為主（師豫玲等，2008；柯志昌、吳少菁，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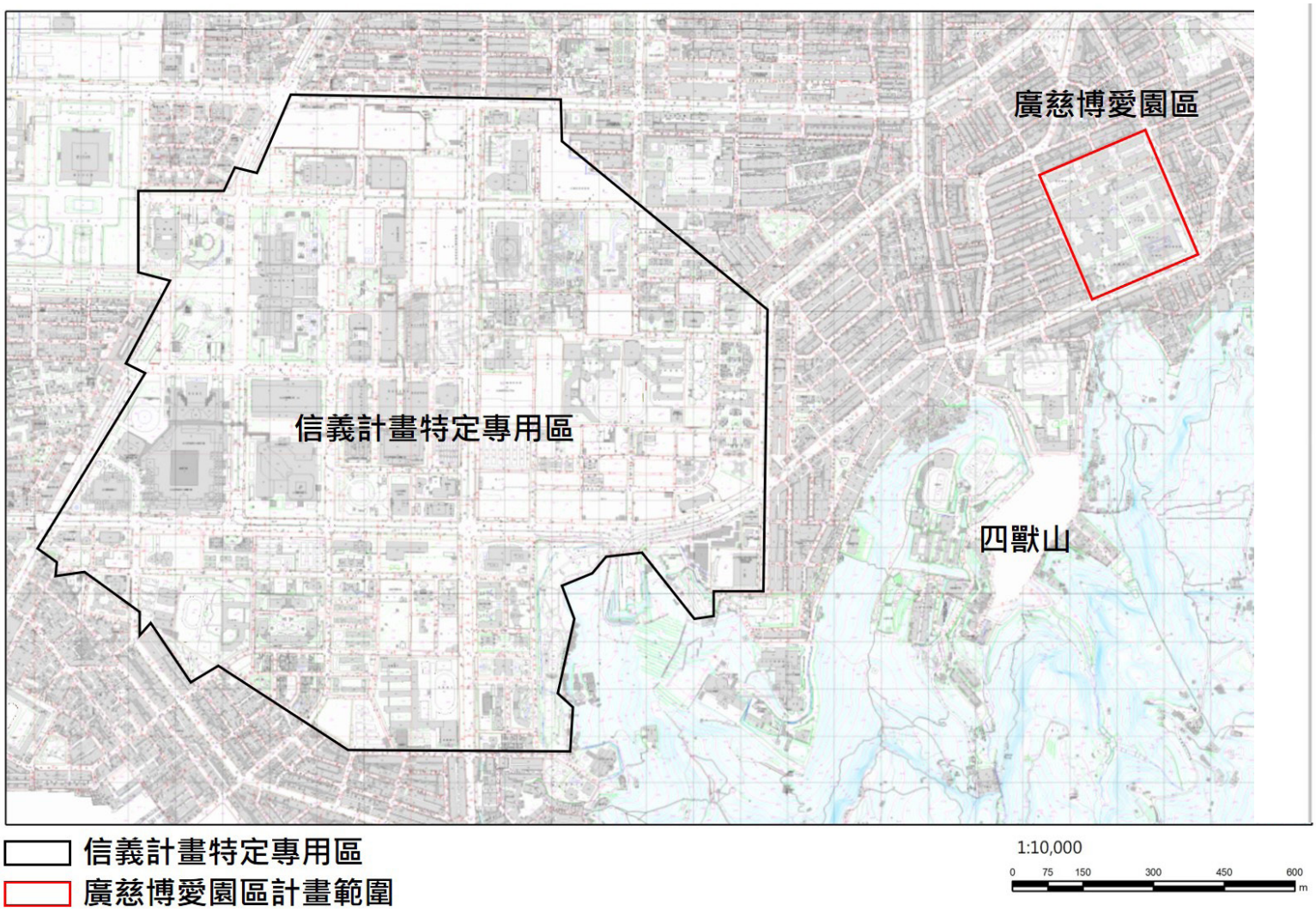
▼ 圖 1、1978 年廣慈博愛院與福德平宅配置圖
來源｜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https://reurl.cc/eWaLxK。作者改繪。

廣慈博愛院與福德平宅（民國67年航測影像）

（三）廣慈博愛園區—BOT[1] 開發案

隨著臺北市東區從 1950 年代的農地逐漸發展為建成環境，廣慈博愛院與福德平宅鄰近使用強度與土地經濟價值高的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且為臺北市政府擁有所有權與開發權的大片方正土地（圖 2），為了提高土地的使用強度、經濟效益與城市形象，同時保留原有社會福利機能，故臺北市政府於 2004 年 10 月討論決議，將此地規劃為健康、安養護、休閒、藝文與購物五大複合功能園區（楊文琪，2004/10/19），開啟此後各局處對於本基地規劃的討論，並於當年開始轉介廣慈博愛院的服務對象至其他機構。2006 年，臺北市政府變更廣慈博愛院與福德平宅共 65,091 平方公尺的土地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公園用地與商業區（圖 3），是為「廣慈博愛園區」，以首宗社福 BOT 為名吸引資本進駐開發（臺北市政府，2006a、2006b）。

▼ 圖 2、2005 年廣慈博愛園區與信義計畫區相對位置圖。廣慈博愛園區為鄰近信義計畫區的大片方正市有土地。
來源｜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https://reurl.cc/eWaLxK。作者改繪。



[1] 陳明燦、張蔚宏（2005：48）歸納指出，BOT 全文為「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指由民間負責籌建，經過一段時間特許經營後，再將產權移轉給政府的開發方式。

2009 年，以樺福集團為主的廣得開發聯盟成為「民間參與廣慈博愛園區興建及營運案」最優申請人，成立柏德開發公司進行後續作業，計畫投資 91 億元興建社福設施、住宅、商業區、地下停車場與公園等開發建設（陳亮諭，2009/04/15；陶煥昌，2009/06/15）。2011 年 4 月，臺北市議員指出社會局在此案中為柏德公司開後門等舞弊情事、柏德公司違法融資與違約更換協力廠商等問題，加以地方與相關倡議團體質疑開發內容，以及樹木保護計畫、環境影響評估與都市設計報告數度未通過，延宕開發期程，故市府於當年 8 月與柏德公司解約，並計畫配合社會住宅興辦政策，規劃社會住宅興建基地（莊琇閔，2011/04/14；郭安家，2011/04/16；郭安家，2011/08/24；吳曼寧、郭安家，2011/0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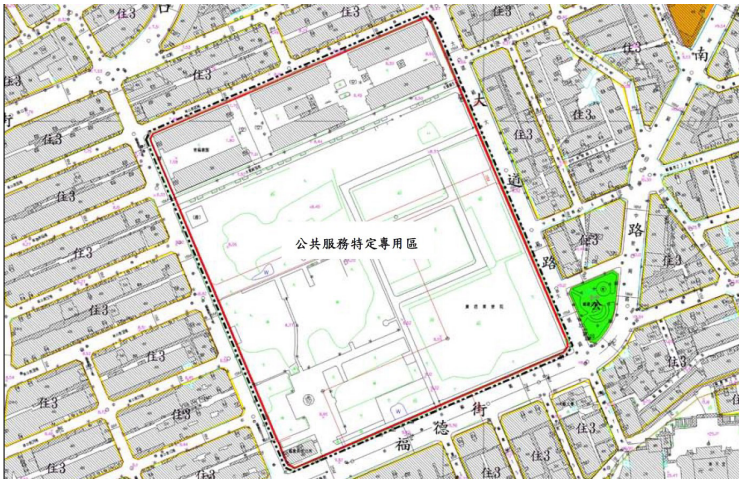
▼ 圖 3、2006 年細部計畫示意圖廣慈博愛院與福德平宅劃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公園用地與商業區。
來源｜臺北市政府（2006b：16）。文字為作者所加。

（四）廣慈博愛園區—市府自建

2013 年，臺北市政府透過仲裁，從柏德公司方取回廣慈博愛園區的地上權，2014 年即分離出基地東南角 4,886.54 坪商業區用地，以設定 50 年地上權的方式單獨招商，並另外在北側社福用地上規劃 1500 戶社會住宅（周志豪，2014/01/16、2014/0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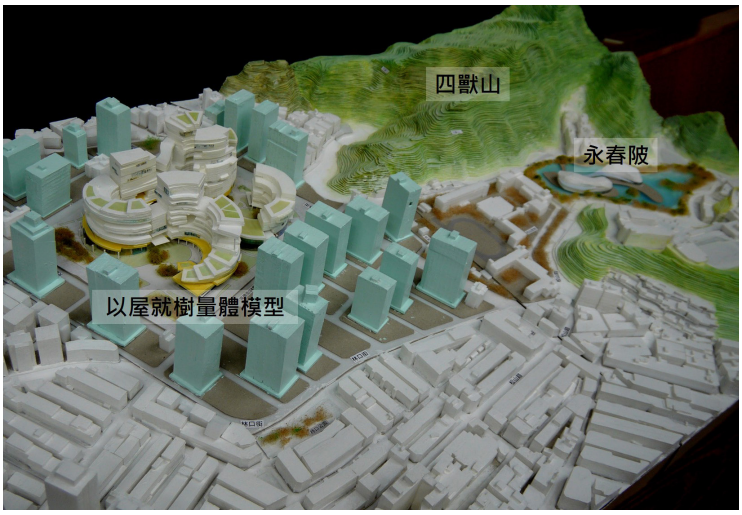
2015 年，臺北市政府更換執政團隊，並提出了「4 年 2.5 萬戶」的興辦社會住宅（公共住宅）宣言，計畫透過捷運聯合開發、市府自建與公辦都更三大管道取得社會住宅。廣慈博愛園區作為大面積公有社福用地，便終止商業區地上權招商，全區經都市計畫變更為「公共服務特定專用區」（圖 4），提出「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規劃社福設施、信義區行政中心、復健及照護中心、圖書館與 2800 戶社會住宅，並試圖以「以屋就樹」的弧形建築形式（圖 5）回應周邊四獸山與永春陂綠地紋理與基地內樹木保護難題（吳家宇，2015/03/12；賴品瑀，2015/03/16；臺北市議會，2015；臺北市政府，2016a、2016b）。

▼ 圖 4、2016 年細部計畫示意圖
廣慈博愛園區變更為公共服務特定專用區
來源｜臺北市政府（2016b：7）。



在經過居民批評社會住宅量體過高衝擊在地生活與綠地不足，環保團體批評「以屋就樹」的量體規劃仍將導致樹木移除後，臺北市政府於 2016 年公布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調整設計準則與社宅量體，再將全區分為 5 個標案（圖 6、圖 7）：A 標為行政大樓，設有警察局與信義區公所等廳舍，B 標為社福大樓，C、D、E 標則為三棟共 1520 戶社會住宅與部分社福設施，並全數拆除福德平宅，設為開放綠帶，其中 D、E 標共 1044 戶社會住宅率先於 2018 年開工，2022 年正式招租入住（松菸護樹志工團，2015/03/16；蔡亞樺，2015/07/22；張世杰，2018/01/11）。

▼ 圖 5、廣慈博愛園區「以屋就樹」規劃版本建築模型
來源｜賴品瑀（2015/03/16）。文字為作者所加。



三、由上而下與在地阻抗

廣慈博愛園區歷經將近 20 年的討論規劃，過程中有許多利害關係人、相關倡議團體、甚至是看好開發利多的投資商，都對此地有過許多想像與堅持，在不斷的爭吵、溝通與調整之後，造就如今的開發方案，以及難以抹滅的社會裂痕。以下取數方視角，看市政府的開發願景如何轉變，並與各方關係人產生衝突。

（一）市政府願景

廣慈博愛院與福德平宅在 1960 與 1970 年代興建之初，皆為臺北市內頗具規模與示範性的社會福利設施，一方面旨在解決當時大量弱勢住居與照護問題，一方面也彰顯政府治理的正當性（夏鑄九，1991；師豫玲等，2008）。2000 年代啟動再開發計畫時，新自由主義治理思維幾乎主導了整體規劃走向，除了延續社會福利與都市綠地機能，還切分出超過四分之一的土地變更為第三種商業區（特），欲藉 BOT 招徠民間資本之力，同時達成開發大片公有土地、延續社福責任、收取大筆土地權利金等目的，並且待 50 年地上權消解後，取得地上建物繼續利用。即使在柏德公司違約風波後，市政府仍沒有放棄 BOT 開發，進一步將商業區從大片基地中分離出來單獨招商，顯見市府的開發意志。

▼ 圖 6、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
來源｜臺北市政府（2018）、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22）。作者改繪。

▼ 圖 7、廣慈博愛園區開發願景圖
來源｜臺北市政府（2018：6）。

更換執政團隊後，市政府取消商業區與 BOT 開發規劃，轉而賦予廣慈另一項任務：社會住宅。社會住宅與平宅或敬老所（老人安養中心）不同，它並非社福設施，而是在相關民間團體推動下，延續過往國民住宅政策，面向 2000 年代之後高房價時代下的青年與

弱勢住居問題而催生的只租不賣公共住宅；此外，在樹保團體與在地居民的抗爭下，新的規劃設計也不得不回應基地內外自然紋理。

變更後的開發願景雖轉而偏向政府的社會福利責任，但在留設商業空間、福利服務價格大幅升高與社宅興辦自償邏輯裡，依舊隱含了新自由主義下政府的開發考量，稀釋了社會福利的可負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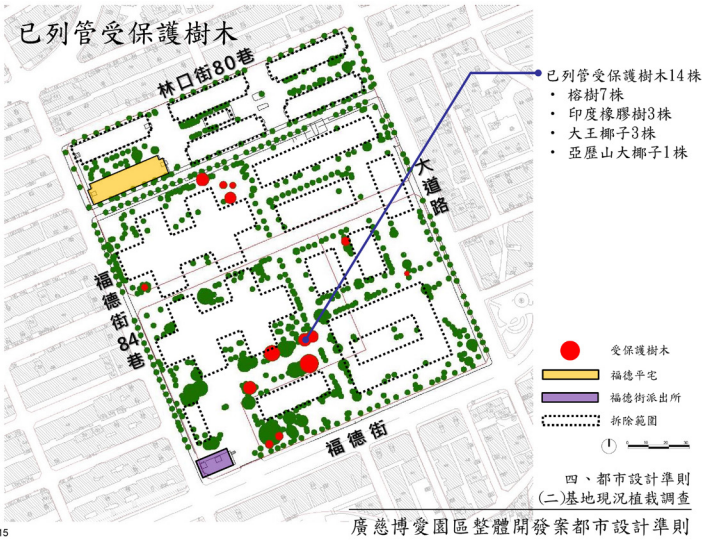
（二）綠地之爭：里民與樹保團體

從柏德公司執行 BOT，到市府自建，廣慈博愛園區基地周邊鄰里的最主要訴求為「在地連結」，認為市政府與開發商罔顧在地紋理與居民意見，執意縮減綠地，提高開發強度，將導致基地環境破壞，與周邊鄰里現有基礎設施不堪負荷，與政府多次攻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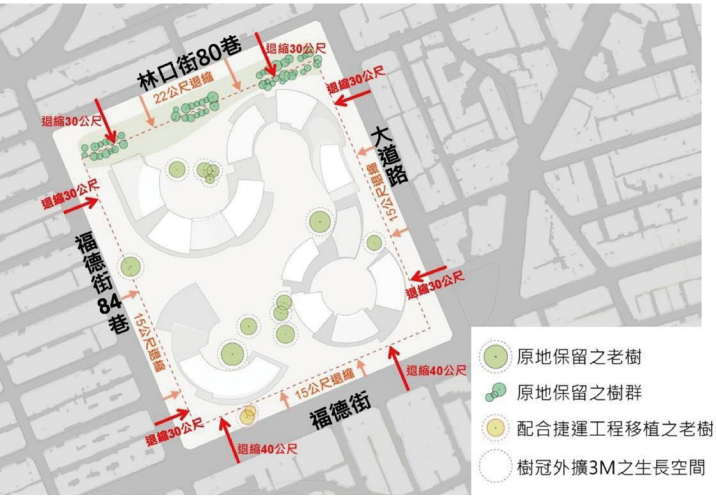
廣慈社福園區鄰近四獸山的「豹山」，佔地遼闊，內含 700 餘棵老樹與 277 種植物（圖 9），並觀測到大冠鷲與鴞角鴞繁殖，為當地重要的生態跳島。而 BOT 開發內容中，將移植 9 成以上的樹木，讓路給旅館與住辦大樓，也將在公園用地下方開挖停車場，引發生態浩劫疑慮；並且，市政府與柏德公司在環境影響評估尚未通過前即拆除博愛院建物、在基地上整地（圖 8），急躁的行動引發 2010 年在地里民與各方環保團體與護樹團體嚴重抗議（綠黨，2010/12/14；易禹昕，2010/06/13；陳志豪，2010/06/28）。2015 年市府規劃「以屋就

▼ 圖 8、廣慈博愛園區基地內整地實況環評尚未通過即整地引發爭議。　來源｜陳志豪（2010/0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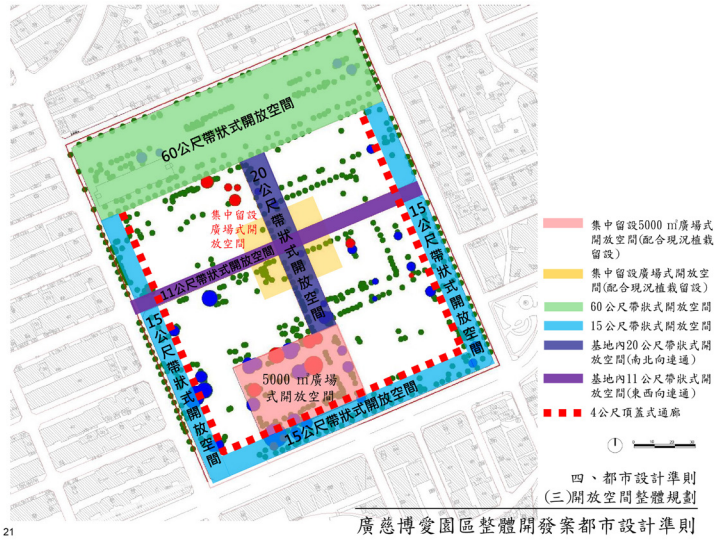
▼ 圖 9、廣慈博愛園區樹群與受保護樹木分布圖
來源｜臺北市政府（2016c：15）。



▼ 圖 10、以屋就樹先期量體方案與周邊樹群關係圖
來源｜臺北市政府（2016a：40）



▼ 圖 11、開放空間整體規劃樹保爭議後，更多基地空間保留給樹木。　來源｜臺北市政府（2016c：21）



樹」先期方案公告後，掀起另一波批評聲浪。2015 年 3 月臺北市政府舉行「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第一次地區說明會，提出串聯基地附近永春陂、豹山與學校等綠地，同時避開既有樹群位置的 S 形量體設計（圖 5）（賴品瑀，2015/03/16）。

公告當晚即引發松菸護樹志工團（2015/03/16）嚴正抗議：「整個廣慈基地周邊將向內退縮 15~22 公尺，雖相對減少對鄰近住家的壓迫感，但將會移除非常大量的老樹群」，並認為 S 型量體本身也會導致大量樹木遭到移植，希望市政府重新檢討規劃設計，盡量以原地保留為主（圖 9、10）。

對照圖 9 標示的基地樹群與圖 10 的量體與樹木相對位置，推測松菸護樹志工團擔憂的應為，基地北側退縮 22 公尺與東西南三側退縮 15 公尺留設的帶狀開放空間中，市政府並沒有呈現出要保留既有樹群的意圖，並認為 S 型量體華而不實，仍將導致樹木生存危機。此爭議一出，更多基地空間保留給了樹群，2015 年 7 月 9 日「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的都市設計準則中，基地北側原定退縮 22 公尺的帶狀開放空間，更改為退縮 60 公尺，並新增內部東西向、南北向與廣場式開放空間，旨在減少老樹移植數量、都市景觀與視覺穿透性（臺北市政府，2016a：45）（圖 11），居民與樹保團的的訴求獲得回應並實際規劃在最終方案中。

（三）公宅鄰避：平宅拆除與社宅量體爭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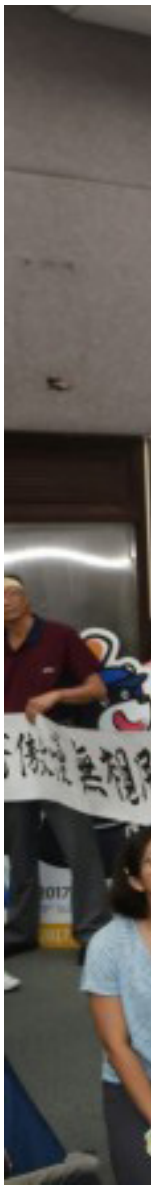
2010 年，廣慈 BOT 樹木保護爭議鬧得沸沸揚揚時，對開發內容的質疑、舊建物是否具有文化資產價值等，也都成為各方團體發生的主要論述，使得廣慈 BOT 開發爭議發酵成為公共議題。

其中，長年關注都市居住問題的 OURs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與社會住宅推動聯盟，除了質疑商業設施與社福設施比例問題，也進一步提出本為大片社福用地的廣慈，具備成為社會住宅示範地點的可能性（張心華，2010/12/15）。社會住宅的訴求面向臺北市高房價下的居住問題，在 2015 年先期規劃版本中，獲得了市府 2800 戶積極回應。

另一邊，在福德平宅居民全數遷離，建物空置即將拆除時，文資團體好勁稻工作室於 2014 年針對福德平宅的台灣社福居住史之見證意義，向臺北市文化局提報古蹟或歷史建物申請，希望可以將平宅活化利用（「無限期永久紀念福德平宅」臉書粉絲專頁，檢索日期：2022/11/21；「好勁稻工作室（悼念嘉禾新村）」臉書粉絲專頁，檢索日期：2022/11/21）。然而，福德平宅的文資身分則遭到否決，即便在好勁稻工作室強力爭取下，獲得市政府短暫的承諾，2015 年 10 月的平宅拆除行動中暫時留下西南角一棟平宅，預計做為圖書館或展覽場活化利用，卻仍在 2018 年全數拆除，引發好勁稻工作室強烈不滿（吳象元，2015/11/13；鍾泓良，2018/04/15）。

在社宅建與不建、平宅拆與不拆的議題上，政府的立場為建社宅、拆平宅，在地居民則是社區安全與承載力為訴求，極力地想要保持居住現況。在平宅活化與否的議題上，因為平宅的貧民窟形象、建物危老以及閒置期間髒亂，在地居民認為續留將導致市容與社會安全問題，極力反對平宅活化計畫；在社宅興建上，則特別澄清社區並非反對社會住宅，而是考慮到環境與交通承載力，以及未來基地周邊民宅的日照權，認為將來一次入住大仁里里民數倍以上的人口，將會導致管理問題、容留問題與居住品質問題，希望將社宅戶數減半至 1400 戶，並極力反對為了建社宅而取消 2006 年以來因開發延宕而開放給公眾使用的廣慈公園（圖 12）（盧姮倩，2016/08/03；鍾泓良，2018/04/15）。

最終的方案中，居民的訴求也獲得臺北市政府回應，將社會住宅的數量降至 1520 戶，並搭配樹保議題，將基地北側地福德平宅基地變更為廣場綠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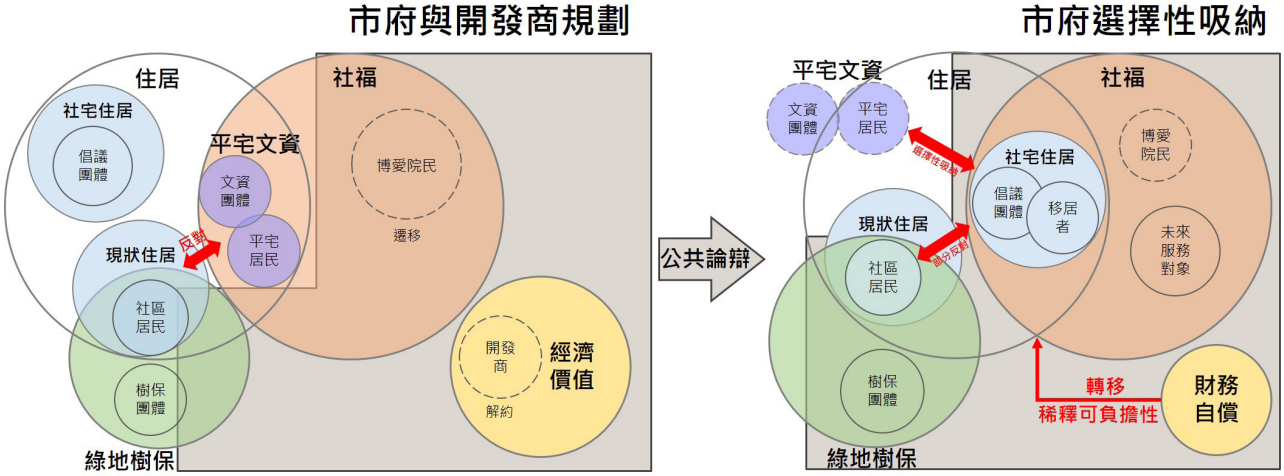
▲ 圖 12、居民抗議市府為了建社宅取消公園　　來源｜方賓照（2016/08/03）。

（四）無處發聲：平宅居民與博愛院民

2004 年起，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下轄的廣慈博愛院的照護對象逐漸轉院或退院，直到 2008 年全數轉移完畢；福德平宅則從 2008 年起，在社工的幫助下轉移至其他平宅、安養機構、養護機構、租屋、榮民之家、回大陸或依親（陳雅芃，2013/05/06；柯志昌、吳少菁，2013：84）。平宅與博愛院的居民以長輩為主，柯志昌、吳少菁（2013：100）肯定遷移過程中社工員的陪伴與努力，讓對福德平宅有地方依附感、並對於遷移伴隨的經濟壓力與環境變化感到不安的長輩，仍得以用個案輔導的方式找到落腳處，因此並未引發反拆遷爭議。

然而，過程中仍有拒絕搬遷的長輩；後續也因為開發延宕，不斷地延後長輩回到廣慈的

時程，有部分報導追蹤長輩的現況，關心長輩的適應問題，與是否仍在世，發現大部分長輩正逐漸過世，等不到回廣慈的日子（許麗珍，2005/04/24；易禹昕，2010/06/13；陳雅芃，2013/05/06）。相較樹保與社宅爭議聲量，長輩狀況的追蹤討論較少，其中當然不排除自然老化因素，卻也可從中見得開發程序的不縝密，犧牲長輩的安老環境。



▲ 圖 13、廣慈博愛園區開發歷程利害關係分析示意圖　　來源｜作者自繪。

四、結語：廣慈博愛園區的公共反思

（一）廣慈博愛園區的公共意義

回顧廣慈博愛園區 18 年來的開發，筆者於圖 13 呈現每個利害關係人的各自目標，以及在數次規劃轉折中，首先有居民、開發商與公民團體被捲入其中，再來有開發商、博愛院民與平宅居民被排除在外，最後由臺北市政府選擇性的吸納，改變開發的方案的動態歷程。

這樣的歷程中有幾個問題。第一，起初市政府積極推動土地開發，首先縮減社福用地，增加商業用地，用商業利多吸引民間資本以 BOT 方式開發公有地，並為了配合合約上的開發時間限制[2]，降低投資商在開發過程中的時間成本，故趕在徵得投資商之前就進行廣慈博愛院與福德平宅服務對象轉移作業，準備好一塊「空地」。然而，在 BOT 先招商、再規劃、後評估的程序影響下，發生了未預期的抗爭與審議遲滯，導致期程延宕，以後見之明來看，遷移服務對象的時間點未免太過急躁。第二，BOT 開發模式以商業利益為導向，與社會福利事業的公共服務精神相違背，才引發社福設施與商業設施的比例爭議。第三，整體規劃過程未事先徵詢里民意見、未提前考慮基地既有綠地機能，才進而讓廣慈的開發成為各方團體的角力場，延遲開發的進度。

[2] 當時臺北市政府與柏德公司簽訂的合約中，要求柏德公司 2 年內取得建築執照。

然而，開發期程延宕對廣慈基地、各方行動者，甚至整體都市而言，開創了介入的空間。臺北市作為首都，廣慈一直以來承擔的社會福利責任理所當然的被納入考量；面向都市大量移居者的住房問題，是由社宅倡議團體積極提醒；面向自然生態與周邊居住品質問題，是由在地居民跟樹保團體積極爭取；而福德平宅的文化意義，也在文資團體的努力下進入大眾視野。這些目標必須互相妥協，因為他們隱含衝突，可能對彼此造成限制，例如土地讓路給綠地或文資的部分越多，住房數量越少，可能排擠移居者的生存空間。而台灣的民主體質，碰上更換市政府執政團隊的時機，讓這些公民的聲音被政府部分納入規劃，不同目標同時落實於廣慈基地，在都市土地的公共性上具有積極意義。

（二）公有土地開發的公民參與機制反思

廣慈的經驗也許能成為未來公有土地開發的借鏡。廣慈在 2015 年以前乃依照〈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辦理，以 BOT 的方式欲藉民間資本之力進行土地開發，卻未進行縝密的先期評估。依據陳明燦、張蔚宏（2005：51-53）整理，BOT 開發模式下有幾個主要角色，如主管機關、特許公司、承包商與股東等，而政府須優先面對 4 項主要不確定因素：土地取得、民眾抗爭、天災等不可抗力和政治風險。民眾不是主要角色，是會「抗爭」的外部因素。廣慈的經驗則顯現出這種開發邏輯的問題：在市政府規劃過程中，能參與體制的行動者不包含實際使用但沒有產權的角色，如租戶與服務對象等，更沒有周邊可能影響對象或其他公民團體的身影，如此忽略都市土地的公共性，在還沒完成意見整合的情況下，就將地上權標售給開發商，置公民意見於規劃之外，才導致了抗爭與後續社會裂痕。

因此，在既有促參法規範或相關土地開發作業流程上，應改變「先搬遷、再規劃、後評估」的順序。不論市府自建，或藉民間資本之力開發，筆者認為政府的整體開發思維除了務實考量財政可負擔性，應首先讓在地居民與相關團體公開參與規劃，將公民意見納入都市計畫中，接著進行評估、招商，最後才是既有居民的搬遷與舊建物拆除。如此將民眾參與置於規劃之前，既確保土地的公共性，也有助於減少日後產生社會裂痕的可能。

2015 年，促參法新增 6-1 條，規定「主辦機關依本法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應先進行可行性評估」，並且「於該公共建設所在鄉鎮邀集專家學者、地方居民與民間團體舉行公聽會」（法務部，2018/11/21），在規劃評估階段即納入公民意見方面已有進展。但公聽會的目的旨在收集意見，採納與否仍掌握在市政府手中，筆者更加期待相關公民團體的角色不只是市府徵詢意見的對象，而是更進一步，成為規劃過程的操作者之一，深化民眾參與土地開發的公共意義。

最後，筆者認為，廣慈的開發已成定案，如何修補社會裂痕，將會是廣慈與周邊鄰里未來的難題。日後市政府的公有地開發案若想減少裂痕，唯有在商業與財務考量之外，進一步設想基地既有人、事、物的未來處境，才能共同尋得更加在地友善的開發方式。

參考文獻

好勁稻工作室（悼念嘉禾新村）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JiaHeStudio。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21 日。

吳家宇（2015 日 3 月 12 日），〈廣慈博愛園區 不再分區開發〉，聯合報，B2 版。

吳曼寧、郭安家（2011 年 8 月 24 日），〈開發延宕 廣慈 BOT 破局 廠商錯愕〉，聯合報，B1 版。

吳象元（2015 年 11 月 13 日），〈柯 P 報告福德平宅拆遷進度 「文化恐怖分子」發言惹爭議〉，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0806，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21 日。

周志豪（2014 年 1 月 16 日），〈事前沒溝通 廣慈 BOT 要蓋 1500 戶公營住宅?〉，聯合報，B1 版。

周志豪（2014 年 6 月 7 日），〈商業用地 底價 100 億 廣慈地上權招標〉，聯合報，B2 版。

易禹昕（2010 年 6 月 13 日），〈廣慈博愛院 BOT 趕老人蓋高樓 民間團體批，環評未過就先動工〉，苦勞網。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52680，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20 日。

松菸護樹臉書粉絲專頁，https://m.facebook.com/songshantree。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19 日。

法務部（2018 年 11 月 21 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70062，檢索日期：2022/12/17。

柯志昌、吳少菁（2013），〈臺北市福德平價住宅拆遷戶安置政策執行與獨居老人安置歷程分析〉。《政策與人力管理》4(1): 69-105。

夏鑄九（1991），《臺北市平價住宅改建先期規劃》。台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師豫玲、孫淑文、陳肯玉（2008），〈臺北市平價住宅問題探討、因應策略與未來發展方向〉。《社區發展季刊》121: 100-119。

張心華（2010 年 12 月 15 日），〈廣慈博愛院 BOT 案　環評、樹保 均未過關〉，苦勞網。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56328，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21 日。

張世杰（2018 年 1 月 11 日），〈延宕 10 年 廣慈 1044 戶公宅開工〉，聯合報，B2 版。

莊琇閔（2011 年 4 月 14 日），〈廣慈 BOT 案 林瑞圖：社會局涉弊〉，聯合報，B1 版。

許麗珍（2005 年 04 月 24 日），〈廣慈老人拒遷 「寧自殺」〉，聯合報，C2 版。

郭安家（2011 年 4 月 16 日），〈弊案疑雲 社會局長、殯葬處長 議場挨轟〉，聯合報，B1 版。

郭安家（2011 年 8 月 24 日），〈爭回地上權 市府不排除訴訟〉，聯合報，B1 版。

陳志豪（2010 年 6 月 28 日），〈廣慈博愛園區 拆屋遭批搞破壞〉，聯合報，B1 版。

陳明燦、張蔚宏（2005），〈我國促參法下 BOT 之法制分析：以公私協力觀點為基礎〉。《公平交易季刊》13(2): 41-75。

陳亮諭（2009 年 4 月 15 日），〈廣慈園區 BOT 廣得開發出線〉，聯合報，A4 版。

陳雅芃（2013 年 05 月 06 日），〈回家心願未了 半數長者走了〉，聯合報，B1 版。

陶煥昌（2009 年 6 月 15 日），〈廣慈博愛園區 BOT 案簽約 花 91 億救弱勢 1700 人民國 100 年動工 打造社服生態社區 租金挹注

福利 增 2 千就業機會〉，聯合晚報，A7 版。

無限期永久紀念福德平宅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avefudehouse。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21 日。

楊文琪（2004 年 10 月 19 日），〈廣慈博愛院周邊 將開發複合園區〉，經濟日報，A5 版。

綠黨（2010 年 12 月 14 日），〈廣慈不是搖錢樹，社福老樹要守護！〉，苦勞網。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56296，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20 日。

臺北市政府（1967），《本府廢止中坡段 139 等地號內細部計劃巷路作為市立綜合救濟院用地》。https://webgis.udd.gov.taipei/upis/book/P056018.pdf，檢索日期：2022/11/5。（公告文號：56.12.06 府工字第 57151 號）

臺北市政府（2006a），《變更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二小段 319 地號等 11 筆土地（廣慈博愛院及福德平宅）機關用地、道路用地為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公園用地、商業區及道路用地主要計畫案》。https://webgis.udd.gov.taipei/upis/book/P095022.pdf，檢索日期：2022/11/15。（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28 日府都規字第 09506191500 號公告）

臺北市政府（2006b），《擬定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二小段 319 地號等 11 筆土地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公園用地、商業區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https://webgis.udd.gov.taipei/upis/book/P095023.pdf，檢索日期：2022/11/15。（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28 日府都規字第 09535914800 號公告）

臺北市政府（2016a），《變更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二小段 319 地號等 26 筆土地 (廣慈博愛院及福德平宅)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公園用地、商業區及道路用地為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https://webgis.udd.gov.taipei/upis/book/P105002.pdf，檢索日期：2022/11/15。（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5 日府都規字第 10508149900 號公告發布實施）

臺北市政府（2016b），《擬定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二小段 319 地號等 26 筆土地公共服務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https://webgis.udd.gov.taipei/upis/book/P105004.pdf，檢索日期：2022/11/15。（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2 日府都規字第 10532779300 號公告發布實施）

臺北市政府（2016c），《擬定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二小段 319 地號等 26 筆土地公共服務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都市設計準則（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案）》。https://reurl.cc/VR7oqY，檢索日期：2022/11/20。

臺北市政府（2018），《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簡報》。https://reurl.cc/X5pbyR，檢索日期：2022/11/19。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22），《廣慈 D、E、行善社會住宅暨斯文里三期都更分回戶招租手冊》。臺北市政府安心樂租網，https://reurl.cc/QWmoK5，檢索日期：2022/11/20。

臺北市議會（2015），〈5.「廣慈博愛園區之後續處理」書面報告〉。臺北市議會公報，100(9)：2903-2916。

蔡亞樺（2015 年 7 月 22 日），〈廣慈塞 2800 戶公宅 居民抗議柯市府鴨霸〉，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387129，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19 日。

鄭勝吉（2018 年 2 月 1 日），〈山水之間到現代城市 - 從四獸山到五分埔〉，臺北市立文獻館信義區文史地圖，https://c022.utaipei.edu.tw/bin/home.php。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盧姮倩（2016 年 8 月 3 日），〈廣慈公宅說明會 里長轟柯 P「騙子」撒冥紙抗議〉，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84089，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19 日。

賴品瑀（2015 年 3 月 16 日），〈廣慈園區初辦都更說明會 北市府提「以屋就樹」護老樹〉，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node/105918，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19 日。

鍾泓良（2018 年 4 月 15 日），〈曾說要保留一棟 台北市拆最後一棟福德平宅〉，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396529，檢索日期：2022 年 11 月 21 日。

莊千逸：「塗鴉的意義」

◉ 訪談整理　陳泓羽

城鄉通訊編輯團隊本期希望與大家分享街頭藝術這門課，莊千逸同學的課堂心得受到畢恆達老師的推薦，以下內容為團隊對千逸同學的訪談及其課堂心得，但心得的部分篇幅過多，因此只做截取摘錄。

▲ 莊千逸　　來源｜莊千逸

一、訪談整理

背景介紹：

我目前是大學部一年級法律系的學生。我和空間的聯繫是：高中讀人文與社會科學班，畢業門檻是一個專題論文，我的題目就是台中的綠空鐵道和附近的居民之間的關係；高中的時候也有參加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因此想要對空間有進一步的瞭解和研究，也想要在各個領域中多方探索。除了街頭藝術，我還有修城鄉所的課是當代亞洲的後殖民空間再現和當代建築。還有相關的大學部的通識課，建築導論。

在「街頭藝術」之前

在上街頭藝術這節課之前，我對塗鴉唯一的瞭解就是 Banksy。抱著純粹的好奇心聽了第一堂課後，我驚嘆：沒想到塗鴉有這麼多面相。

在以前，塗鴉只是在街上偶爾經過時看到，因此在腦海中留下印象的一件普通事物，我也不會特別思考它和性別、和政治的關聯。但當被老師點出塗鴉的各個面向以後，我才開始對我看到的塗鴉進行思考：為什麼這個塗鴉會長這樣，它想要表達什麼意涵?

世界應該多元

塗鴉有很多面向可以連結，因此具備多元性。

我很喜歡「多元」這個詞，因為多元意味著人類正在創造和思考，都在往不同的面向發展獨特的、有新意的內容。相反的，如果社會變得單一、均質化的話，生活也會一成不變，沒有新事物來刺激人們思考，社會也不太能夠進步。

上個學期我在當代建築課堂上學到一句話「less is more」，簡即是多。而我不認同這句話，我更認同 Robert Venturi 說的「less is bored」，少即無聊。這雖然是建築

概念，但我想把它延伸到更多的面向。雖然有些人認為應該簡約，我們思考的時候要簡單有條理，按照 sop 流程去做就好。但我認為我們做任何事的時候都應該要從各個方向去擷取靈感，接納更多人的意見。各種不一樣的思維碰撞會激盪出火花，城市的多元聚集就是城市發展的動力。不應該扼殺多元的發展。

塗鴉與社區意識

▲ 莊千逸與塗鴉　　來源｜莊千逸

我認為社區意識很重要。如果認同自己所在的社區，心理上就有歸屬感，社區也會比較和諧。同時社區意識也是讓每個社區都有自己的特色。社會學有一個概念是道地性（authenticity）：假設我家旁邊有一個早餐店，我每天都會來這家早餐店吃早餐，所以在我的腦海中社區和早餐店是一體的。只要我想到這間早餐店，或我聞到相似於早餐店的味道，我就可以馬上聯想起我居住的環境。還有我在聽到垃圾車的音樂的時候也會突然想起我在家居住的日子。我認為這也是一種社區意識，因為我和我的社區有情感上的連結。

早餐店產生的連結是味覺、視覺，而垃圾車的音樂是聽覺。塗鴉則產生了視覺的效果，來和社區意識形成連結。我回家每天都經過同一條路，而那一條路上都有一幅畫，因此我一定會每天都看到它。可能以後在偶然看到社區的照片裡有那幅畫的時候，就會突然想起自己以前每天都有經過那條路。塗鴉是視覺上的社區意識。

塗鴉給我的視覺感受在上這堂課之前和之後是不一樣的。在簽名塗鴉這一點上，上課前我毫無概念，感覺那就像是鬼畫符。而我上了這堂課後，瞭解到簽名塗鴉有自己的風格，也許追求數量，也許是代表自己的塗鴉。我瞭解到這層意義後反而會期待：那我還可以在哪裡看到這個人的簽名塗鴉呢？塗鴉客有點像是把城市當遊樂場，有的人在比較簽名數量的多少，像是畫地毯的行為。我還在繼續感受塗鴉客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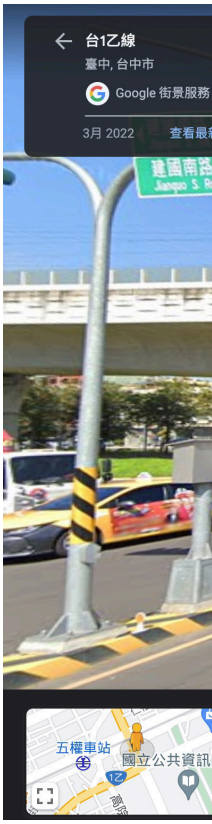
感受到塗鴉客的存在也能讓我加入到他們的遊戲當中。基隆路的附近有很多塗鴉，留意塗鴉會發現有一群人的塗鴉數量最多，有時候在那些塗鴉邊上還能看到一個「1」，可能意思是第一名。當我注意到這些曾經不曾注意到的細節，就像在城市中找到很多驚喜，我成了他們遊戲的一個觀眾。

塗鴉與觀光

我們之所以觀光，就是為了體驗那一個社區的地方感，或是社區意識。而塗鴉與社區意識之間有連結，我們會因為塗鴉而更瞭解這個社區。在中南美洲或北愛爾蘭，很多牆上都有合法或非法，關於歷史文化、族群之間的故事的塗鴉，可以讓遊客一目瞭然。這些塗鴉沒經過政府審查，它們代表的是當地人的心聲。

塗鴉的意義

塗鴉是當我眼睛轉到那個方向後，絕對躲不掉的視覺影響，因此我希望它多一點正向的表達或是具有就是反思意涵、政治意涵。我認為相比不知所以然的東西，正向的內容能帶來更多的價值。



二、心得摘錄

課前心得

我記得有個讓我印象深刻、卻不復存在的塗鴉。小時候上學的路上，會經過台中國資圖旁邊五權南路地下道，那時地下道有個用歪歪斜斜英文大寫字體塗鴉的「ANARCHY」。小時候我根本不懂這個英文單字的意思，上網查才知道是「無政府狀態」的意思。每天經過的時候，我都會看它兩眼，大多時候是無意識的，偶爾會好奇到底是誰塗鴉，以及為何塗鴉。不久前，因為鐵路高架化，所以把地下道填平了。這個陪伴我成長的 ANARCHY 塗鴉也和鐵道一起被拆除了。好在萬能的 Google Map 竟然有紀錄到，這時就會感嘆 Google Map 真的是另類的時光機呀。

▲ 拆除前圖片：（鐵路已高架化，但地下道還未填平）　來源｜ Google Maps

▲ 拆除後圖片：（鐵路高架化，地下道一一填平）　來源｜ Google Maps

▲綠川地圖下方的 MAKO 簽名很顯眼。　來源｜莊千逸

▲一轉頭嚇一跳！高架鐵道下的柱子竟然有剛剛狗狗簽名的巨大彩色版！太驚喜了必須特寫。

來源｜莊千逸

▲發現許多小圖案。我猜測是某種用圖像代替的簽名塗鴉。小狗簽名真的很呆很療癒。　來源｜莊千逸

▲我很喜歡這個畫面。一個穿警衛服的阿伯坐在路邊發呆，剛好像是戴著這個塗鴉的皇冠。

來源｜莊千逸

監視器與塗鴉

在看到書裡 Banksy 的「One Nation Under CCTV」的塗鴉後，我開始反思監視器對於塗鴉或社會造成的傷害。雖然，監視器的本意應該是要作為一個警告，或者是遏止犯罪，保護人民（當然在極權國家或許還有其他的監視功能，所以這邊說的是一般國家）監視器的本意或許是好的，然而它的存在，還是會讓人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壓迫。就算我們沒有要犯罪，還是會覺得一直被人盯著，總是有些綁手綁腳。以我自己的經驗，自從社群媒體越來越興盛，看了太多那種被錄影 Po 上網公審的影片，很多都是截取片斷，但被公審的人的一生，可能就會被那個影片給毀了；再加上影像傳播的速度很快，而且是無法抹除的，一旦被記錄下來，就永久被貼上標籤。所以，其實最近這幾年走在路上，我都很怕不小心做了什麼事，甚至連走在路上都很有壓力，很害怕一不小心可能看錯交通號誌，就被行車記錄器拍下來 Po 上網，嘲笑是馬路三寶。連走路這種再小不過的事，都蒙上一層無形的壓力。當然，我不否認監視器或者是影像可以讓大眾產生警惕，但是有時它也形成一種壓迫感，彷彿做什麼都會被看光光。可想而知，監視器對於塗鴉的傷害更是嚴重，警察可以輕易地用監視器網路來抓到塗鴉客，或甚至監視器本身就讓許多要塗鴉的人卻步，因為越多監視器就意味著可以畫的牆面越少。監視器的存在，會讓這些小小的行為也越來越減少，甚至導致塗鴉沒辦法悄聲無息地完成，剝奪了匿名的權利。我覺得，這又是一個無解的難題，裝監視器確實一方面保護了人，一方面，卻也對人造成了傷害。

塗鴉發現

因為這週天氣不錯，無論是走路上學的路上，或者是出去散步的時候，拍了不少的塗鴉，也有去分析了一下自己個人對於各種形式塗鴉的感受。

→基隆路橋墩模板塗鴉

這個是我在每天早上要過馬路，等基隆路漫長的紅綠燈時，發現的模板塗鴉。一開始，我以為是塗鴉客塗上的，然而，我發現每根柱子都有自己的編號，因此我猜測應該是政府在建設這個道路時，工程所需的編號。然而，我不排除說不定是某個塗鴉客去每一根柱子上面塗鴉的可能性。不過，在看到這個編號後，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政府就可以在每一跟柱子上面用模板漆上編號，這些看起來也很像是一般的塗鴉，與其他人的塗鴉又有什麼差別呢？這不也是讓大眾看不懂，卻又被強迫接收的畫面？它甚至還能激起塗鴉客去塗鴉，就像我照片裡編號下面就有其他塗鴉客去跟著塗鴉。

◀ 基隆路橋墩模板塗鴉　　來源｜莊千逸

→ CHAF、FRIENDS THAT SPRAY (FTS) 塗鴉

之前好像有聽老師說過公館附近就有一個很常見的簽名，我有點忘記是不是 CHAF，但是，自從我這週在電線桿上第一次看到 CHAF 的簽名後，就發現他的簽名真的隨處可見。甚至，連我走路走到師大夜市，也有看到他的簽名。我上網搜尋，想看看有沒有 CHAF 相關的新聞報導或者是紀錄，是有看到相關的新聞報導，標題為「自學多年上街臨摹木柵塗鴉怪客初體驗遭逮」，裡面還有監視器拍到簽名的畫面，但是我不確定這個 是不是他。另外，在旁邊的店家的門上有泡泡字體的 CHAF 以及 UKA 簽名，甚至還有一個 FRIENDS THAT SPRAY（FTS）的塗鴉列出所有在附近我常常看到的名！有趣的是，我發現只有 CHAF 的簽名旁邊會出現「1」，我在懷疑說不定這個 CHAF 是這個團體的 領導，或者是他的塗鴉數量最多，所以可以加一個「1」在旁邊！

▼ 攝於基隆路，右圖的名字我在猜應該是根據數量或輩分下去排列的。　　來源｜莊千逸

另外，我上網搜尋發現，曾經在高雄鹽埕區的停車場有被人塗上「CHAF DWANG」跟「UKA」過，看來，這一個新聞報導的，應該跟公館附近的這些是同一個塗鴉團體，讓我不禁好奇這些塗鴉客的塗鴉範圍究竟有多大。

→鐵捲門

在從科技大樓往社科院走的路上（復興南路二段），因為已經很晚了，大概晚上10點左右，所以店家大部分都關門拉下鐵捲門了，我才第一次發現，這裡竟然有這麼多的塗鴉！而且都是大型的泡泡字體塗鴉，幾乎每一間都有，我不禁好奇到底這些塗鴉跟店家的關係，到底店家是對他們頭疼，還是店家其實默許這些塗鴉，所以他們就一直存在？有趣的是，在這些簽名塗鴉中間，穿插了一個米其林輪胎的塗鴉，又或者是商標？壁畫？但總之，就是一個蠻突兀的存在，雖然蠻可愛的，但總覺得像是商業廣告。不過現在發現了這個塗鴉團體，偶遇他們的塗鴉，也會有一種尋寶的感覺，其實蠻好玩的，越看這些簽名塗鴉越覺得可愛。

▼鐵捲門塗鴉。　來源｜莊千逸

性別塗鴉

這週課堂上從塗鴉文化帶出了很多社會中隱形的性別歧視現象，雖然大多都是日常生活常見的，然而如果沒有被指出來，很難發覺原來這些行為中帶有這麼多的偏見。

→次文化

以前，我一直以為次文化會比主流社會還要友善，沒想到我誤會了。一直以來，我都下意識地認為既然次文化是社會中的少數族群，他們應該會比起主流文化更有同理心，會更加接納每個人的不同，並提供社會中相對弱勢的族群一個安全的歸屬。或許有可能有些次文化團體確實帶有這種功能，然而我卻從來沒有想過，次文化就像一把雙面刃，比起主流文化，反而可能帶有更深的偏見。「主流文化跟次文化都性別歧視，但是因為次文化本身已經夠邊緣了，所以更不用裝政治正確。」這讓我聯想到在美國，因為黑人長期被白人欺壓，所以黑人就把攻擊的對象轉成亞洲人，我覺得這個概念有點像。在塗鴉圈的次文化，或許就是因為自己被社會排擠，所以更去排擠圈裡面的女性，試圖證明自己不是最慘的，轉移社會帶給他們的邊緣感。可見在次文化裡，大家可以擺開在社會裡扮演的自己，去做真實的自己，這時就會出現兩種情況，有可能做了真實的自己後有了成就，也有可能做了真實的自己後露出了本性。

→隱性性別歧視

從開學到現在，我一直都知道塗鴉圈男女比例差很多，我一直往男性女性性格不 同的方向思考，卻不知道還有那麼多其他更深層的原因。當一個社會現象被點出來時，人們可以比較清楚的認知到社會的刻板印象，如：男性氣概是建構的，不是內在穩定的氣質，男人不是天生為男人，而是要透過行為展示自己夠男子氣。我認為，如果照這樣想的話，那目前這個社會對於男性其實也存在著不友善，他們被期待要展現特定的男子氣概，否則會被社會中帶有偏見的主流大眾排擠。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更不友善，很多打著為女性好的舉動，都是帶有深深的性別歧視意味。好比說對女性塗鴉客的作品，用施恩式的稱讚，這樣其實是沒有正眼看待女塗鴉客的作品，覺得根本不能和男塗鴉客相比，並把她打發走。

→環境建構

這週是我第一次這麼深入的接觸到性別議題。聽了這麼多案例，了解到了男性是如何建構一個排斥女性的環境，以及這個社會中對於男性和女性的期待所造成的影響，我覺得顛覆了許多我的認知。很多我習以為常的現象，一旦被指出其中的矛盾或弊端，就會完全轉換

我看待那件事的看法或角度。我甚至覺得，有關性別的建構，如警察的世界也是男性的世界，以及男性刻意突顯女性性別等這些性別現象，應該要在國小或國中就有意識地和成長中的學生討論。因為我覺得如果早一點讓小孩或學生知道，原來這些行為也都是帶有性別偏見的話，可以阻止不少性別歧視的事件發生，也可以揭示學生，那些行為原來是社會要求他們扮演的，而不是他們的本質。

我覺得塗鴉圈就像一個小型社會，很多社會中的隱性問題，透過塗鴉圈的現象被反映出來。無論是反抗政權，還是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都可以研究。不可否認的是，或許女性跟男性有一些本質上的差別，但我認為大部分我們現在所見的差別，都還是社會建構出來的，如女性會被認為較為膽小，或許是跟女性從小到大所處的環境有關，而非她們的本質。好比說，女性自己去塗鴉會遭遇危險，而這個危險以比例來看的話，是來自於男性。這就是某種社會建構出來的危險，造成女性卻步。因此，女性被視為比較膽小，並不是天生的，有可能是在這個社會潛移默化下造成的。另外，有同學問到說，在報告後面的圖片裡，塗鴉客 LADY TRIBE 刻意穿比基尼跟高跟鞋，對於破壞塗鴉圈對性別的偏見或破壞「女性特質」，有什麼關聯。其實我在想，或許她是想要用這個方式，證明自己的能力，來讓其他男性塗鴉客看清楚他們對於女性塗鴉客的偏見有多深，反抗社會對於穿著較為暴露的女性的偏見。

社群與塗鴉

在讀廈門芙蓉隧道的那篇論文時，作者一再強調地方感的建構跟塗鴉的關聯。我想社群塗鴉就是建構地方感的一大工具。透過社群塗鴉，可以在牆壁上訴說著這裡曾經發生過的故事，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能連結居民的記憶。而且透過壁畫的呈現，用較為積極樂觀的方式表達一個令人感傷的故事，不只可以將大家從悲傷的情緒中拉出來，也可以讓人記得過世對象的美好。這些壁畫連結了人們的回憶，賦予了空間意義，創造了獨一無二的地方。這個概念令我聯想到我以前高中所寫的小論文。在台中中區，曾經是日治時期重點規劃的地方，日本人在這裡建造了鐵路，從此鐵路和平交道成了人們的日常。到了現代，台中的觀光重點還都會放在中區的歷史街區，因為那裡有著許多日式建築，和豐富的人文氣息及歷史感。這些地點散落在鐵道兩旁，而串聯這些地點的正是鐵路。然而隨著台中都市現代化，政府決定將鐵路高架化，來改善因平交道而造成的交通壅塞。原先政府打算將舊鐵道完全拆除，然而，就有從小看著這些火車長大的青年們感到不捨，他們認為這些鐵道是大家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是台中歷史的軸心，是形塑台中地方感的核心。後來經過一系列的抗爭及計劃，總算成功保存了一部分的鐵道，讓後人有機會目睹歷史，也為長期被忽視的後鐵道居民創造了他們社區

獨一無二的觀光資源，更保留了他們的共同故事。我想紀念壁畫也是同樣的，透過壁畫保存了這個社區的一份子，儘管人不復存在，但是對他的集體記憶仍然存在每個人心中，因而透過紀念壁畫，用自己的方式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曾經存在的人。

每個社區都有它引以為豪的特點，就算沒有，人們也會設法找出彼此的共同點，來建立歸屬感。以前我地理實察的時候，就很喜歡尋找當地的特產或者是了解居民共同認同的事物。我覺得持續發現每個社區的特點，賦予人們旅遊的意義。人們觀光就是為了體驗別人的日常，看到不同的景象。不管是原住民社區也好、鄉下社區也好，我們都希望自己的社區可以持續的有活力，持續的發光。因而當我們找到了一個有機會成為我們社區的代表物的時候，會盡全力地發展它。百聞不如一見，常常我們會聽說某個社區以種植什麼為特色、或以什麼產業興盛聞名，然而當我們看過具體的特產或者是具體的特色後，在我們的腦海中才可以有具體的畫面，加深記憶。因此無論是彩繪、壁畫、還是 塗鴉，透過結合社區特色，將畫面呈現出來，才能讓旅人們留下深刻的回憶，同時也凝 聚社區。

→芙蓉隧道

這週我讀完芙蓉隧道的論文了。這是我第一次完整閱讀一篇博士論文，在閱讀之前，我原本以為會需要很多時間消化，結果實際在讀的時候比想像中的還要順利。或許因為筆者本身是參與者，所以他可以以故事的形式訴說整個事情的完整脈絡，再加上一些自己的觀察，讓我在讀完整篇論文，可以非常清楚了解事情發展脈絡，並且從客觀的各個角度切入看待。因為我其實不太了解中國的社群網站，我一直以為中國的社群網站不能出現任何批評政府或高層的言論，然而在芙蓉隧道塗鴉的過程中，我發現在中國論壇網民的發言比我想像中還要自由一些，他們是敢質疑批評政府的作為的。我很喜歡這篇論文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先鋪陳了整個中國的塗鴉氛圍，也先設定了界線，說明在中國的塗鴉氛圍因為政治因素以及東方人所受的教育思想，和西方完全是不同的。因此 在看待芙蓉塗鴉的過程中，作者會時時提醒我們不要以西方的角度來審視這些塗鴉。再加上作者探討了社群媒體對於芙蓉塗鴉的影響，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它成功塑造一個知名的觀光景點，缺點是它造成了隧道塗鴉的破壞以及學生的不方便。這篇論文裡面提到了在一個實體的空間中抽象的權利是如何運作以及交織。裡面也討論了有關社群是如何建立認同感及地方感、歸屬感，剛好與這週上課同學報告的社群塗鴉及壁畫有關。在讀這篇論文時，我彷彿參與了整個芙蓉塗鴉隧道從無到有的過程，以及中間面臨的種種困難。

→連儂牆

我覺得連儂牆是一個必要的存在。雖然近年來社群網站發達，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自由發聲，可是社群網站也有一個缺點，那就是演算法會讓你看到的資料，都停留在你的同溫層。也就是只要你沒有特別去搜尋，就看不到其他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意見也不會佔據你的視野。可是連儂牆不一樣，連儂牆是實體存在的，實體存在在我們每天走過的街道或者是必經的路、人來人往的空間，跟塗鴉或廣告有點像，都是視野裡被迫接收的畫面。連儂牆逼得那些在網路上刻意不看某些資訊的人，如不聽民眾心聲的掌權者，被迫要看到民眾的心聲。我想，這個就是社群媒體無法取代的特點之一。社群媒體再怎麼興盛，上面的資訊終究是虛擬的，對於實際生活是比較無感的。所以政府越是忽略市民，市民越要在實體空間讓政府感受到他們的存在。